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二十八

丁集

龍舒阮一闕編

皇明宗室月凶道人校

番易程玠校

故事門

章聖朝春月多召兩府兩制三館於後苑賞花釣魚賦詩

自趙元昊背叛西陲用兵廢缺甚久嘉祐末仁宗為

脩故事群臣和御製詩是日微陰寒韓公時為首相

和詩卒章云盍叅二十年前會今備台司得再陪特內

侍都知任守忠常以滑稽侍上從容曰韓琦譏陛下

仁宗愕然問其故守忠曰譏陛下遊宴太頻仁宗為

日春旨下后人置被袋例以圖障酒器錢絹實其中逢
花則飲故張籍詩云無人不借花間宿到處常携酒器
行其被袋狀元錄事同點檢缺一則罰金曲江之宴行
市羅列長安佳至半空公御帥以六月選東床卓馬駢
闐莫可殫述據言

韓定辭不知何許人為鎮州王鎔書記聘燕師劉仁恭后
於賓館令幕客馬都延接馬有詩贈韓曰燧林芳艸綿
綿思盡日相携涉屣誰別后唯教山上望羨君時復見
玉喬郁詩清麗然實意在誠其學問韓即席答之曰崇霞
臺上神仙客學辨痴龍藝最多盛德好將銀管述麗詞
堪與雪兒歌座內諸賓靡不欽訝稱為妙自然亦疑其

銀筆之靈也他日郁從容問韓以銀管雪兒之事韓曰
昔梁元帝為湘東王時好學著書嘗記錄忠臣義士及
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以金銀雕飾或用斑竹為管忠
孝全者以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用銀管書之文章贍
麗者以斑竹管書之故湘東王之譽振於江表雪兒孝
密或為之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僚文章有奇麗中意者
即付雪兒叶音律以歌之又問痴龍出何處曰洛下有
洞穴曾有人悞墜於其中因行數里漸明曠見有宮殿
人物凡九處又有大羊羊鬣有珠人取食之不知何所
后出以問張華華曰此地仕九館也大羊名曰痴龍耳
定辭復問郁唯整之山當在何處郁曰此隋郡之所事

何謹遜而下問由是兩相悅服結交而去百斛明珠

世傳王子敬帖有黃拊三百顆之語此帖乃在劉季孫家

景文死不知今在誰家矣韋蘇州有言書後欲題三百

顆洞庭須待滿林霜蓋蘇州亦見此帖也余亦嘗有詩

與景文云君家子敬十六字氣壓鄴侯三萬籤劉季孫

景文之子也慷慨奇士博學能詩僕薦之得隍州以歿

哀哉嘗有詩寄僕曰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能插菊花

無死之日家無一錢但有書三萬軸畫四百幅耳

退之詩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云

酒有郢之富水為程之若下梁陽之士窟春富平之石

凍春劍南之燒春社子美詩亦云聞道雲安麴米春裴

劍作傳奇記裴航事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

多以春則拋青春亦必酒名也並同前

太祖問趙普男尊女卑何故男跪而女不跪群臣無對者

惟王貽孫曰古者男女皆跪至唐則天時始拜而不跪

太祖曰何以為實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遂得振

學與玉壺清話

鷄鳴高樹巔說題鷄曰雞為精陽南方之象雞為火精陽

之象火陽精物炎上故陽出雞鳴以類感也古詞云犬

吠深巷中雞鳴高樹巔樂府集

東飛百勞歌詩七月鳴鵙一曰勞鵙也東飛百勞西飛燕

言其類不同而飛翔特異無因以相逐故其詩曰春已

之笑開居詩話

唐制禮部郎中掌省中文翰謂之南宮舍人百日内須知制誥故王元之贈宋給事詩曰須知百日掌絲綸又謂員外郎廳為瑞錦堂廳前有巨石諸州府送到廢印皆於石上碎之又祥瑞圖亦掌於員外廳令狐楚元和中任員外郎有詩曰移石幾回敲廢印開箱何處送新圖

春明退朝錄

北都郡守有過馬廳按唐韓渥詩云外使進鷹初得按中官過馬不教嘶注云上乘馬必令中官為馭以進謂之過馬既乘之然後蹀躞嘶鳴也唐時方鎮亦效之乃有此名同前

世傳潘閔安鴻漸八才子高皆策蹇重戴又王元之贈崔遵度及第未脫白詩云且留重戴士風多則國初舉子尤重戴矣青箱雜記

新進士放榜后翌日排光範門候見宰相雖云排光範門其實排建福門集於四方館昔有詩曰華陽觀裏鍾聲禁建福門前鼓動時即其日也南部新書

張燕公守歲詩云竹爆好驚眠令人家祀畢始爆竹雜記宋次道嘗為西都詩以野狐落對五峰樓野狐落唐人名官人所聚同前

曲江會先牒教坊請奏止御紫雲樓觀焉時或擬作樂則為之移日故曹松詩云造遊若遇三清樂行從應妙一

日春旨下后人置被袋例以圖障酒器錢絹實其中逢
花則飲故張籍詩云無人不借花開宿到處常携酒器
行其被袋狀元錄事同點檢缺一則罰金曲江之宴行
布羅列長安佳至半空公卿帥以六月選東床車馬駢
闐莫可殫述據言

韓定辭不知何許人為鎮州王鎔書記聘燕師劉仁恭后
於賓館令幕客馬都延接馬有詩贈韓曰燧林芳艸綿
綿思盡日相携涉舞譙別后唯教山上望羨君時復見
玉喬郁詩清麗然意在誠其學問韓即席答之曰崇霞
臺上神仙客學辨痴龍藝最多盛德好將銀管述麗詞
堪與雪兒歌座內諸賓莫不欽訝稱為妙自然亦疑其

銀筆之盛也他日郁從容問韓以銀管雪兒之事韓曰
昔梁元帝為湘東王時好學著書嘗記錄忠臣義士及
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以金銀雕飾或用斑竹為管忠
孝全者以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用銀管書之文章贍
麗者以斑竹管書之故湘東王之譽振於江表雪兒孝
密或為齊之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僚文章有奇麗中意者
即付雪兒叶音律以歌之又問痴龍出何處曰洛下有
洞穴曾有人悞墜於其中因行數里漸明曠見有宮殿
人物凡九處又有大羊羊鬣有珠人取食之不知何所
后出以問張華華曰此地仙九館也大羊名曰痴龍耳
定辭復問郁唯齋之山當在何處郁曰此隋郡之所事

何謹遜而下問由是兩相悅服結交而去百斛明珠

世傳王子敬帖有黃拊三百顆之語此帖乃在劉季孫家

景文死不知今在誰家矣韋蘇州有言書後欲題三百

顆洞庭須待滿林霜蓋蘇州亦見此帖也余亦嘗有詩

與景文云君家子敬十六字氣壓鄴侯三萬籤劉季孫

景文之子也慷慨奇士博學能詩僕薦之得隄州以歿

哀哉嘗有詩寄僕曰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能插菊花

無死之日家無一錢但有書三萬軸畫四百幅耳

退之詩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云

酒有郢之富水為程之若下滎陽之士窟春富平之石

凍春劍南之燒春社子美詩亦云聞道雲安麴米春裴

鍾作傳奇記裴航事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

多以春則拋青春亦必酒名也並同前

太祖問趙普男尊女卑何故男跪而女不跪群臣無對者

惟王貽孫曰古者男女皆跪至唐則天時始拜而不跪

太祖曰何以為實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遂得振

學與玉壺清話

鷄鳴高樹巔說題曰雞為精陽南方之象雞為火精陽

之象火陽精物炎上故陽出雞鳴以類感也古詞云犬

吠深巷中雞鳴高樹巔樂府集

東飛百勞歌詩七月鳴鴈一曰勞鴈也東飛百勞西飛燕

言其類不同而飛翔特異無因以相逐故其詩曰春已

暮花從風空留可憐與誰同

滄海雀風土記六月東南長風海魚化為黃雀又禮記雀入火水化為蛤故荀昶黃雀詩云空城舊侶絕滄海故交分

蘭若生春陽感時而思君子也若謂杜若亦香草名左思三都賦曰其草則有杜若蘅菊石蘭正惠棗下何纂纂潘安仁望賦云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清散詠桃園之天妖歌棗下之纂纂歌曰棗下纂纂朱實囁囁宛其落矣化為枯枝釋者謂之纂纂棗祀也

西園游曹子建公醮詩云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影列宿正參差並目前

京城街衢有金吾傳呼以禁夜行至正觀馬同上封事每街隅懸鼓夜擊鼓以止其行以備竊盜時人遂呼為鼙鼙鼓有道人裝脩然雅有篇詠善書畫好酒嘗戲為詞渡莫鼙鼙鼓須傾滿滿五金吾若相問報道玉山頽古今詩話

州隆興寺殿前廡下西邊有木臺臺上以架懸二小鼓相傳寺乃孟嘗君故宅鼓乃集賓客食鼓考究不然而鼓南壁上有詩一絕云千載遺蹤鼙鼓樓不知誰是雍門周區區此飯徒為爾唯有鳴雞可耐不題姓名亦不知何謂

唐開元天寶間承平日久世尚輕微多愛三花飾馬郭若

詩話總論卷之七
虛家藏貴戚閔馬面中有三花馬蘇大叅家有韓幹畫
三花御馬晏元獻家藏一畫蹄國出行圖亦有三花馬
三花者剪鬃為三瓣白樂天詩云舞衣裁四葉馬鬣剪
三花是也

淮南蜀江者維陽之地也或曰勢連蜀土或以產茶味如
蜀茶云自蜀江之南有竹西亭脩竹踈翠后即禪智寺
也竹西取杜牧之詩斜陽竹西路歌吹是楊州自蜀江
以南景氣頓異北風至此遂絕

鄴中銅駝鄉魏武帝立銅駝石犬各二古詩云石犬不可
吠銅駝徒爾為

吳宮有香水溪俗云西施浴處人呼為脂粉塘吳王宮人

濯粧於此溪上源至今猶香古詩云安得香水泉濯即
襟上塵

蘭溪自黃州麻城出東南流入大江有水極清冷杜牧之
詩云蘭溪春晝碧泱泱是也

磁湖鎮道士磯即西塞山也薛能詩有西塞長雲盡南湖
片月斜止謂此處南湖穢質敗走南湖以荷自蔽即此
地也

彈棋今入罕為之有譜一卷畫唐賢所為其局方二尺中
心高如覆盂其巔為小壺四角微起李商隱詩云三作
彈棋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高也樂夫詩云彈棋局上
事最妙是長斜謂採角長斜一發過半局今譜中具有

此法柳子厚叙用二十四棊者即此謂也

神龍以來杏園燕後皆於慈恩寺塔下題名他時有將相則朱書之及第後知聞或遇未及第時題名字添前字故詩曰曾題名處添前字送出城人乞舊詩

湘潭縣唐興寺有劉夢得撰儼禪師碑孟賓于鄭谷詩湘水似伊水湘人如故人之句乃此寺前江流也

鷓鴣水鳥也其膏可以塗刀劍令不鏽爾雅注云膏玉瑩劍績英華詩云馬嘶首著葉劍瑩鷓鴣膏是也

周禮四時變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唐詩惟春取榆柳之火以賜近臣戚里之家故韓翃有曰日暮漢宮傳蠟燭青烟散入五侯家之句

章聖嘗宴群臣於太清樓忽問市店酒有任者否中貴入對唯南仁和酒佳遂令沽賜群臣又問近臣曰唐時酒每勝價幾何無有對者唯丁晉公奏曰唐時酒每升三十錢章聖曰何以知之晉公曰臣嘗記杜甫詩曰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意即夫喜曰杜甫詩自可為一代之史

禮部貢院試進士設香案于階前試官與舉人對拜此唐故事也列坐設位供帳亦盛乃具茶湯至於試學竟則撤去繡幕亦無茶湯鴻則飲視水皆黔其吻非固困之蓋防起幕中藏文字供應人傳經義爾故事為之功歐陽文忠公詩云焚香答進士撤幕待經生並同前

詩病門

王靖學蘇子美作壯語曰欲往海上吞鯨鯢又近有士人好為怪語詩云此劉和尚小師畢達九卑劉貢父曰此乃番僧名號也又盧延遜吊陳云將時云自是礪砂發非干礪石傷牒多身上字益大背邊瘡此乃打脊詩也如金同丁銀花合亦類皆語忌爾作詩宜以為戒詩史詩有語病當避之劉子儀嘗贈人云惠和官尚小師進祿須千金用故事取孟子所謂柳下惠不卑小官仲尼曰師也連子張學干祿或有寫此二句減去官字示人曰是番僧達祿須千見者大笑此偶自諧合無如輕薄子非刀筆過也古今詩話

蔡君謨詩史不言劉子儀而謂劉貢父以為番僧名論語只有跡也過達恐是過字章孝標登第後寄淮南李仲相詩曰及第金勝十攻官金湯鍍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路為報時人洗眼看李答曰假金方用真金鍍若是真金不鍍金千載長安得第一何須空腹用高心聖俞嘗云詩句義理雖通語涉淺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如有贈漁父一聯云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唯聞風雨聲說者云病肝風如畫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本謂詩之好句難得耳說者云此是人家失猫兒人以為笑

歐公詩話

進士黃可字不可深於雅道詩句中多好用驢字如獻高

侍郎云天上傳將五馬賦門前迎得跨驢賓之類

昵昵兒女語恩然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比
退之聽穎琴詩歐陽文忠嘗問僕琴詩何者最佳余以
此答之公言此詩最奇麗然自是聽琵琶詩非琴詩余
退而作聽枕僧惟賢琴詩云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
折亮以清平生不識宮與角但聽牛鳴盎中雉登木門
前剝琢誰叩門山僧來君勿嗔歸家具覓牛斛水淨
洗從前簫笛耳詩成欲寄公而薨至今以為恨紀詩
邯鄲公周陵詩曰纔及春高鼎祚移舒王詩云春高鼎祚
不成詩

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如袖中諫草朝夫
去豈上官花侍宴歸誠為佳句矣但進諫必以章疏無
用藁之理唐人有云姑蘇臺下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
船說者亦云句則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撞鐘時如賈島
哭僧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時謂之燒殺活和尚
此尤可笑若步隨青山影坐學白塔骨又獨行潭裏影
數息樹邊身皆是島詩何精粗頓異歐陽詩話
西頭供奉官錢昭度曾咏方池詩云東道主人心匠巧鑿
開方石貯漣漪夜深却被寒星映恰似仙翁一局棋有
輕薄子見而笑曰此正謂一局黑全輸也遜齋開覽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二十八

詩話總龜卷之二十八

增修詩話總編卷之二十九

詩累門

隋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由是得罪後因事
誅之曰更能作空梁燕落泥否嘗為燕歌行文士皆和
之著作郎王胄獨不和馬每銜之終坐此見害而誦其
詩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邪小說舊聞

劉禹錫自屯田員外郎左遷鼎州司馬凡十年始召還方
春贈看花者云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
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不日傳於都下好事
白執政誣其怨憤他日見時宰與坐慰勞久之既而曰
近日新詩未免為累未數月遷連州刺史其自叙云貞

元二十一年春余為屯田員外郎時玄都觀桃花是歲
牧州至荆南又貶鼎州司馬居外十年召至京師人言
有道士手植仙桃滿觀盛開遂有前篇以識一時之事
既出牧十四年始為主客郎中重遊是觀再書二十八
字以俟後遊時元和二年三月也百畝亭中半是苔桃
花開盡菜花開種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劉郎去又來古
今詩話

唐左司郎中喬知之有婢名窈娘藝絕當時武延嗣聞之
欲一見既見即留之無復還知之痛憤因為詩賂閹者
以達窈娘窈娘繫於裙帶赴井而死延嗣見詩酷吏誣
誚知之破其家詩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百顆買

婷昔日可憐公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憎窈娘答曰公家
閨閣不曾閒好將歌舞借人看富貴英雄非分理驕奢
勢力橫相干別公此去終不忍徒勞掩袂傷紅粉百年
離別在高樓一代紅顏為君盡載初元年三月也四月
下獄死同前

大中好文嘗賦詩有金步搖未能對令温岐卿即廷續之
岐卿以玉跳脫應之宣宗令以甲科處之為令狐綯所
沮除方城尉綯曾問其事於岐岐曰出南華真經非僻
書也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怒甚後岐有詩曰
悔讀南華第二篇之句南部新書

北夢瑣言廷筠事甚詳此獨載玉跳脫事又瑣言以跳為

言詩餘自卷之七
條與此不同南華真經無玉跳脫事不知當時何所據也

劉希民詩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其舅宋之問苦愛此兩句知其未乏傳人懇乞許而不與之問怒以土袋壓殺之宋不得其死亦其報也並同前

薛令之聞之長溪人嘗為右庶子時開元東宮官僚清冷令人作詩題于壁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首宿長闌干飯澁匙難縮羹稀筋易寬無以謀朝夕何由保歲寒明皇行東宮見之題於其傍曰啄木嘴距長鳳凰毛羽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煖遂謝病歸古今詩話

南唐徐融夜宿金山詩云維船分蟻江市聚蠅聲列在姓嚴忌宋齊丘諧之以竹籠沉于京口

開元間禁中初重木為藥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會花盛

開明皇乘照夜駒妃子步輦從之詔選梨園弟子中尤

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擅捧板押

衆前樂將歌明皇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詞遽命李

龜年持金花牋賜李白立進清平調詞三章白承認尚

若宿醒遂賦詞其一曰雲想衣裳花想容清風拂檻露

華穠若非群玉山頭見定向瑤臺月下逢其二曰一枝

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狂斷腸借問漢宮誰第一可憐

飛燕倚新粧其三曰名花傾國兩相歡常得君王帶笑

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龜年遂以調進
令梨園弟子歌之太真妃持七寶盃酌西梁州葡萄酒
笑頷歌意明皇因調玉笛倚曲遲其聲以媚太真妃自
是顧白尤異於諸學士然高力士終以脫靴為耻異日
太真妃重吟前詞力士曰始謂太真妃怨白入骨髓翻
拳拳如是耶太真妃因驚曰何翰林學士能辱人如此
力士曰以妃子比飛燕賤之甚矣太真妃頗深然之明
皇欲三命白官卒為官中沮而止

孟浩然遊京師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因邀入內省俄
而明皇至浩然匿床下維以實對帝喜曰聞其人矣而
未之見也何懼而匿詔出問所為詩浩然自謂云不才

明主棄明皇曰卿自不求仕非朕棄卿也奈何誣我因
放還並同前

孟浩然曾謁華山李相不遇因留一絕而去曰老夫三日
門前立朱箔銀屏晝不開詩卷却拋書袋內壁如閒看
華山來一日明皇召李對診及浩然事對曰見在臣私
第急召俾口進佳句孟誦北闕休上書南山歸田廬不
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明皇不悅曰未嘗見浩然進書
朝廷退黜何不云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由此不遇
與前所言及摭言稍異又北夢瑣言載宣宗謂浩然何
不道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由是不遇於布衣

襄陽詩人孟浩然開元中頗為王右丞所知有微雲澹河

漢疎雨滴梧桐之句右丞擊節賞之維侍金鑿駁一日
 詔之商較古今風雅忽遇明皇幸維所浩然錯愕伏床
 下維不敢隱奏聞明皇欣然曰素聞其人因得召見卿
 將何詩來否浩然曰偶不將來奉詔念詩曰北闕休上
 書南山歸舊問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明皇憮然曰
 朕未曾棄人自是卿不求進柰何有此作因命歸終南山
 唐宣宗索趙嘏詩其卷首有題秦詩云徒知六國隨斤斧
 莫有群儒定是非宣宗不悅北夢言

正訛門

宋謝朓詩云芳洲採杜若正觀中醫局求杜若度支郎乃
 下坊州令貢州司判報云不出杜若應由謝朓詩悞也

太宗聞之大笑判司改雍州司去度支郎免官小說舊聞
 張安道云江鄰幾言孟郊死葬北中山非退之詩也賀家
 湖上天花寺一一僧窓向水開不用閉門防俗客愛閒
 能有幾人來此吳文靖詩也詩史

灩澦歌水經云白帝山城門西江有孤石突出二十餘丈
 夏即沒去郡二十里有瞿塘湍言灩澦石與城郭門外
 石潛通蜀人往燒火伏時則灩澦邊沸王潛平吳尤作
 預石今訛曰灩澦瞿塘湍水急語曰灩澦大如馬瞿塘
 不可下古今詩話

老杜有社日兩篇其一曰尚想東方朔詆諧割肉歸然而
 漢書所載事乃伏日直方詩話

山谷云老杜長鏡短鏡白木柄我生托此以為命黃獨無
苗山雪盛短衣數稅不揜脛往時儒者不解黃獨義改
為黃精學者承之以余攷之蓋黃獨是也本草諸魁注
黃獨因白黃色漢人蒸食之江東謂之土芋余求之江
西江西謂之土卵蒸煮食之類羊魁也

老杜家諱閑而詩中有云翩翩戲蝶閑過慢或云恐傳者
謬不有宴王史君宅詩云况愛憐霜鬢留歡卜夜閑
余以為當以閑為正臨文恐自不以為避也

老杜送賈閣老出守汝州云雲山紫邏深世之注云邏塞
也取巡邏之義而余觀九域圖乃云汝州有紫邏山
京師人呼大夫為大芥呼承制為承池蓋語訛也有人戲

為句云大夫何嘗芥承制豈當池或云不當池

舊以王維有詩名而好取人章句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
起時乃英華集詩也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禾轉黃
鸝乃李嘉祐詩也余以為有摩詰之才則不可然是剽
竊之雄耳

劉貢父作詩甚稱杜甫云功曹非復漢蕭何按光武謂鄧
禹何以不揚功曹謂曹參嘗為功曹云鄧侯非也雍丘
江子載云高祖紀何為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貢父
之言過矣

貢父又云白樂天詩云請錢不早朝請作平聲唐尺語也
江子載亦云顏師古注漢書請或音才性反或不音唐

或以請作平聲誤矣

舒王集中有落星寺詩其末云勝槩惟詩可收什不才羞作等閑來落星寺在彭蠡湖中劉咸臨嘗親見寺僧言幼時目覩閩中章傳道作此詩其前六句皆同其末云勝槩詩人盡收什可憐蘇石不曾來蘇石謂子美并曼卿也後人愛其詩者改末句作舒王詩傳之遂使一篇之意不完其體與舒王所作詩語不同也並同前

莊子曰野馬也塵埃也乃是兩物古人謂野馬塵埃吳融賦曰動梁間之野馬韓渥詩云牕裏日光飛野馬恐不然野馬乃田間遊氣遠望如群鳥又如水浪佛書謂如熱特野馬陽焰即此物也古今詩話

章聖朝試天德清明賦有闕士破題云天道如何仰之

高讀作歌會考試者亦闕人遂中選又荆南士人今雪詩用先字韻其末句云十二峰前旋旋添添作天

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一麾乃出守之句不知其誤也延年謂一麾之麾如武王右秉白旄以麾之麾耳延年贈始平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謂山濤薦咸為吏部郎三上而武帝不用其後一擠遂出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擯以此自托爾後杜牧之為登樂遊原詩云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遂為故事

今人不用廝字唐人作廝音五代時作入聲陶穀詩云尖簷帽子卑廝是也樂天又云金屑琵琶槽雪擺胡勝

琵琶胡語與今人同

少陵詩云皂鵬寒始急白公歌云千呼萬喚始出來皆以
為語病其實不然事之終始則音上聲有所宿留則音
去聲二公詩非語病也

景文言大孤山以孤獨為字有廟在江壖乃為婦人形
陳簡夫留詩曰山稱孤獨字廟塑女即形過客須知誤
行人尚乞靈時稱佳句

羊惺太山入嘗遊阮郎亭崖下有篆字詩刻石世傳漢阮
肇所書驗之乃李陽水為緒雲今時遊此亭題耳詩云
阮客家何在仙雲洞口橫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
杜少陵詩云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說者謂夔峽間

有鬼戶乃夷人也不聞有烏鬼蓋蜀人臨水居者皆養
鷓鴣繩繫其頸使捕魚得魚則倒持出之至今如此

詩家用也字本皆音夜杜詩云清絕也元禎云也而慈恩
寺裏游今人讀為如字非也張端為河南司錄府當祭
社買猪呈尹猪走入端家即取殺之吏以白尹尹召端
問端對按律云猪夜入人家主人登時殺之勿論尹大
突令別市猪並同前

歐陽公記陶穀詩末取兵不曉其意余謂今人呼禿尾大
為厥尾衣之短者亦呼為厥然則此兵正謂其末賤耳
今人不以末厥相連言之其義則是也不然則不可對
卑允斯貢父詩話

世人語虛偽者為何樓似汎濫之名其實不然國初京師
有何家樓其下所賣物皆行濫者故入以此目之樓已
廢語尚在也俳優人言河市樂人說者謂石駙馬在南
都其家樂甚盛詆誚南河市中樂人故得此名其不然
唐元和詩燕吳行紀已有河市字大抵不隸軍中有河
市者散樂名也又人謂事之陳久者為替本代時
有馬替者為使府幕官其人魯贛有所聞見他人已熟
而已方為新音而道之時人見有言事之陳者皆號替云
薛簡蕭公尹開封以嚴為治謂之薛出油其後牧成都歲
豐人樂其俗與之遊作春遊好十首自號薛春遊欲換
前稱也並同前

李文正進永昌陵挽辭云奠玉五迴朝上帝御樓三度納
降王當時群臣皆進惟文正詞最為首出所謂三降王
者廣南劉鋹西蜀孟昶江南李煜也五朝上帝則誤矣
建隆盡四年明年初郊改乾德至六年再郊改元開寶
五年又郊而不改元九年己丑江南四月大雪告謝於
西京欲蓋執玉祀天者實四也當時人必繆傳者誤云
五耳歐公詩話

古詩云袖中有短歌欲寄雙飛燕意以燕春來秋去自可
寄書故寓言尔今人馴養家鴿雉在外數千里輒能還
家蜀人以事至京師者以鴿寄書不旬日而達賈人船
船浮海亦以鴿寄書皆非虛言也陸機使黃耳寄書此

殆不然自洛至吳更歷江淮犬何能濟必從舟楫而渡
人人豈能諭意於涉人或者謂陸機有奴名黃耳因此
為狗也貢父詩話

淮南張必知舉進士試天雞弄和風必但以文選中詩句
為題未嘗詳究也有進士白試官云爾雅鶡天雞鶡天
雞天雞有二未知孰是似大鶡不能對亟取爾雅檢釋
蚤有鶡天雞小魚黑身赤頭一名莎雞一名檮雞釋鳥
有鶡天雞赤羽逸周書曰文鶡若彩雞成王時蜀人獻
之江東士人深於學問有如此者談苑

李白戲杜甫云借問別來太瘦生只為從前作詩苦太瘦
生唐人語也至今尤以生為語助所謂可憐生作么生

何似生之類是也陶穀有詩云尖簷帽子卑凡斲短靴
靴兒未斲生亦當時語也余天章景祐間已聞此語時
陶公卒未久人莫曉其義王元叔博學多聞最為多識
亦不知為何語也記之必有知之者歐陽詩話貢父謂未取
其今謂未斲生姑存之

延州五城說者以謂舊有東西二城夾河對立高方典郡
始展東西北三城予讀杜詩云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
水延州秦北門山川猶可恃乃知天寶間已有五城也筆
茶芽古謂之雀舌麥穎取其至嫩也余謂茶之美者其質
素良而所植之土又美則新芽一發使長寸餘其細如
針惟芽長為上品以其質幹上力皆有餘也如雀舌麥
穎極下材耳乃此人不識誤為品題予山居有茶喻為

詩話總龜卷之廿九
茶論詩曰誰把嫩香名雀舌定知北客未曾嘗不知靈
草天然異一夜風吹一寸長同前

司馬君實嘗論九旗之名旗與旂相近緩急何以區別小
雅庭燎夜向晨言觀其旂左傳見伏辰取號之旂當為
芹音耳關中人言清濁之清則不改言丹青之青為萋
又以中為蒸萋為塵不知旂本是芹亦關中人語轉丹
青之言萋也五方之人語言若是者多關人以高為歌
荆楚以雞為斤文士作歌詩亦多不悟也向丞相敏中
知長安不敢賣蒸餅云觸諱蓋關中人以中為蒸也貢
父詩話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廿九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三十

道僧門

道士沈廷瑞彬之子也性坦率直造縣宰之坐宰方治訟
而廷瑞至宰戲之曰沈道士伺時成道廷瑞應聲曰何
須問我道成時紫府清都自有期手握藥苗人不識體
舍仙骨俗爭知宰慙江南野錄

吳崇岳泉州人也為龍興觀道士辟穀多年嘗登其宮松
梢禮拜處松枝可六七十尺福建漕使周謂因請隨行
松于德化縣縣治之東有古松一株高八九十尺上有
鶴巢乃命崇岳登之宛若猿狖容易直上出鶴巢之外
端身飛步手無攀緣就纖枝拜如平地其松枝柔軟隨

步低昂略無損處周謂乃為詩贈云楮為冠子布為裳
吞得丹霞壽最長混俗性靈常樂道出塵風格早休糧
枕中經妙誰傳與肘後方新自寫將百尺松梢幾飛步
鶴棲枝上禮虛皇太平興國中詔入郡閣雅談

楚郎中失其名宦遊江東泊金陵岸下子弟輩遊茆山見
一老僧住一小庵謂諸子曰何所至此告以因遊買林
泉而來日晚欲丐宿可乎僧曰舍陋不可相次此二三
里有寺可宿因指諸子令往抵寺已暮矣寺僧問誰指
來諸子曰山下老僧寺僧曰聞此有老僧甚久未之見
也凌晨往則庵中已無人惟松上有詩云數株松樹食
不盡一沼芟荷衣有餘剛被傍人相問當老僧今日又

遷居搬遺

僧無夢嘗在府畿村波弔求化手持大木牌題詩二絕曰
心為車兮身為軛車動軛隨何意息交梨火棗是誰無
自是不為荆與棘且為客兮心為主主人和平客安堵
若還客主不康寧鞋屨必定隨君去翰府名談

景德中日本僧照寂入貢三司使丁晉公甚悅之晉為言
姑蘇山水奇秀照寂心愛而留因止于吳門寺其徒不
願從者遣數人歸本國後以黑金水瓶寄晉公并詩曰
提携三五載日用不曾離曉井斟殘月春爐釋夜澌翻
銀難免侈萊石易成虧此器堅還實寄公應可知談苑
僧護國江南人也攻詞翰題醴陵玉仙觀云白雲至今疑

不散星壇松殿幾千枝
往往笙歌生夜半瀑布西行遇
石橋黃精採根還採苗路逢一人擎一椀
茶花夜來風吹滿又言家住在東坡
白大相逢邀我過南山石上有碁局
會使樵人爛斧柯此篇絕佳詩僧中
不可得也
大曆末禪僧元覽住荊州陟岵寺道高風韻人不可親章
琛嘗畫松於齋壁符載贊之衛象詠之亦一時四絕覽
悉加壁焉人問其故曰無事芥吾壁也僧那即其甥發
瓦探壞墻薰鼠覽未嘗書弟子議論而布衣一食亦不
稱之或怪問之乃題詩於竹曰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
飛古今詩話

沙門貫休鍾陵人精於筆札荊州城中問其筆札法休曰

此事須登壇可授安可草草而言成令術之乃遍於黔
中因為病鶴詩見意曰見說氣清邪不入不知爾病自
何來同前

唐昭宗以錢武肅平董昌功拜鎮東軍節度使自稱吳越
國王貫休投詩曰貴逼身心不自由幾年勤苦蹈林丘
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萊子衣裳宮錦窄
謝公篇詠綺霞羞他年名上凌烟閣豈羨當時萬戶侯
武肅愛其詩遣諭令改為四十州乃可相見貫休性偏
答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閑雲孤鶴何天不可飛遂入
蜀以詩投孟知祥詩云一飛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
得來古今詩話

温州鴈蕩山自古圖史不載按西域書云諾矩羅居震旦
東南大海祭鴈蕩山芙蓉龍湫唐貫休作贊云鴈蕩經
行雲漠漠龍湫宴坐兩濛濛北山南山有芙蓉峰下有
芙蓉驛前瞰大海山頂有大池相傳以為鴈蕩有二潭
以為龍湫又有經行臺宴坐峰皆貫休詩得名也
唐大興善寺東廊之南有僧不出院轉法華經三萬七千
部夜常有孤子來聽長慶初庭前有牡丹一朵合歡僧
幽之詩曰三萬蓮經三十春平生不踏院門塵
杜牧之弱冠登第再中制科因與二三同年城門遊覽至
文六寺有禪僧擁褐坐與之語可佳問杜姓名具以對
又曰脩何業傍人以累捷誇之笑曰皆不知也牧之嘆

訝久之作詩士家住城南杜曲旁兩枝仙桂一時芳老
僧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氣味長

蜀僧遠國傷蜀詩曰樂極心來數有涯歌聲絕歇便興嗟
牽羊廢主尋傾國逐鹿奸臣盡喪家丹禁夜涼空鎖月
後庭春老謾開花兩朝基業都成夢林木蒼蒼噪暮鴉
南方浮屠能詩者多矣往往多不顯其名福州有一僧作
詩百餘篇其中佳句有云虹收千嶂雨潮展半江天又
有詩云詩因試客分題僻棋為饒人下子低不減於古
人也

閩僧懷濟有詩二絕云家在閩山東復東其中歲歲有花
紅而今再到花紅處花在舊時紅處紅家在閩山西復

西其中歲歲有鶯啼。今再到鶯啼處。鶯在舊時啼處啼人多誦也。

大曆中澤潞間有僧號普滿。或歌或吟。事多驗。建中初潞州佛寺題詩一首而去。詩曰。比水連涇水。雙珠血滿川。青牛將赤虎。方朔太平年。此水此寧涇。水自涇川兵亂。雙珠滿泚也。青牛與元二年乙丑赤虎是歲。改元元年丙寅是年賊平。

陳文惠赴端州。艤舟廬陵。有胡僧叩舷謂公曰。虎目鳳鼻。猿身平地不能為也。當有攀附。然後有所食位。極卿相僧為詩一絕曰。虎目猿身形。最貴須因攀附。即升高知公今向端溪去。助子清風泛怒濤。公後登庸。青瑣集。

廬山佛手巖在絕頂。李氏有國日。行因禪師居焉。李氏詔居棲賢寺。未幾一夕大雪。遊居獲隱。嘗煮茶延僧起托巖。轟立化。余作偈曰。前朝詔住棲賢寺。雪夜遊居岩石間。想見煮茶延客處。直緣生死不相關。

東吳僧道潛。經臨平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蜒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東坡見之大稱賞。及坡守徐潛訪之。館於逍遙堂。士大夫欲識之。坡饌客罷。俱而來。坡遣一妓乞詩。詩曰。寄語巫山窈窕娘。好將魂夢褰。襄王神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一座大驚。然性偏憎。凡子作詩云。去歲春風上苑行。爛窺紅紫厭車生。如今眼底無姚魏。浪益浮花懶問名。

言詩集卷之三
士論少之其作詩追法淵明有逼真處如曰數聲柔櫓
滄浪外何處江村人夜歸是也冷齋夜話

西湖僧順怡然清苦賦十竹詩城中寸土如寸金幽軒種
竹只十箇春風慎勿長兒孫穿我塔前綠苔破林下詩
云火服林下遊頗識林下趣從渠綠陰繁不碍清風度
閒來石上眠落葉不知數山鳥忽飛來啼破幽寂處荆
公愛之

陳瑩中謫合浦以書謫余為負華嚴經入嶺有偈曰大士
游方與盡回家山風月絕纖埃杖頭多少閑田地挑取
華嚴入嶺來余和之曰因法相逢一笑開俯看人世過
飛埃湘南嶺內休分別圓寂光中共往來聞嶺外大雪

作二偈寄之曰傳聞嶺外雪壓倒千年樹老兒附手笑
有眼未曾覩故應潤物材一洗瘴江霧寄語牧牛人莫
教頭角露又曰徧界不曾藏處處光皎皎開眼失蹤由
都緣太分曉園外忽生春萬瓦粲一笑遙知忍凍人未
悟安心了靜禪師渡溪為漲流所泊童子掖至岬坐沙
石間垂頭如雨鶴忽指溪作詩曰春天一夜雨滂霏添
得溪流意氣多剛把山僧推倒却不知到海後如何後
無疾而化

余夜夢逢一道士一奴負酒瓢隨之道士邀余坐茗坊奴
竊飲瓢無有乃笑道士詬欲杖之顧奴曰汝從覺範求
詩曰難藏為香鬢易滿坐徧小開口所有竭饒奴法

詩話總龜卷之三十
當笑句句皆譏其褊可怪也璉禪師工詩舒王以其詩示歐公公曰此道人肝臟饅頭是中無一點菜氣仁廟留住淨因禪院作偈進乞還山林曰千簇雲山萬壑流閑身歸老此峰頭殷勤願祝如天壽一炷清香滿石頭又曰堯仁况是如天闊乞與孤雲自在飛

桂林僧景淳工詩福老順為余言淳意苦而深世不可遽解如曰夜色中旬後虛堂坐幾更隔溪猿不叫當檻月初生又曰後夜客來稀幽齋獨掩扉月中無事立艸際一螢飛余時方十六七心不然之

筠溪快山有虎有牧童為虎逐牛捍護之竟死石門老衲文公為余言之為作詩以諷含齒被髮而不義者然余

徒能諷之其能已之哉頌曰快山山淺亦有虎時時安尾過行路一豎地坐牧兩牯以捶捶地不知顧虎傳豎如鷹搦兔兩牛來奔虎棄去因往疴癢挨老樹枯則喘伺同守護虎竟不得此牧豎豎雖不活牯無負一村囂傳共鳴鼓而虎已逝不知處嗟乎異哉兩大武高誼可與冠高伍今走仁義名好
事真憐乃愧汝此事可
信文公語為君落筆
前

通修詩話總龜卷之三十一

詩讖門上

太祖采聽至明遠邊事纖悉必知有聞者西蜀還問劍外
有何事聞者曰但聞城郭滿城誦朱山長苦熱詩曰煩
暑鬱蒸無所避涼風清冷幾時來曰此蜀人思我來取
也古今詩話

偽蜀每歲除日諸宮門各給挑符書元亨利貞四字時昶
子善書札取本宮策勳府書云天垂餘慶地接長春乾
德中伐蜀明年蜀除二月以兵部侍郎呂餘慶知軍府
事以策勳府為治所太祖聖節號長春此天垂地接
之兆也

辛寅遜任偽蜀孟昶為學士王師將致討之前歲除昶令
學士作詩兩句寫桃符上寅遜題曰新年納餘慶嘉節
跡長春明年蜀亡已餘慶以叅知政事知益州長春乃
太祖誕聖節名也說苑二說不同故兩存之
梁沙門寶誌銅牌多識未來事云有一真人在異川開口
張弓在右邊子子孫孫萬萬年江南李璟其子曰弦異
吳越錢鏐諸子皆連弘字期以應之而具宗諱正當之
江南將亡數年前昇元寺殿基掘得石記視之詩也辭曰
若問江南事江南事不憑抱雞升寶符走大出金陵子
建居南極安仁東夜燈東陵嬌小女騎虎渡河冰王師
甲戌渡江李煜以丁酉年生曹彬為大將列柵城南乃

子建也潘美為副將城陷恐有伏兵命卒縱火乃安仁
也錢俶以戊寅年入朝盡獻浙西之地騎虎之謂也
誌公嘗畫鹿負按走山中又云兩角女子綠衣裳却背太
行趨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後祿山亂蓋兩角即鹿綠
即祿女子即安字太行即山名一止之月果正月敗亡
唐宋遺史

翰林蘇公紳嘗題潤州金山一聯云僧依玉鑑光中住人
在金鼈背上行乃榮入玉堂之兆已而果然位止內相
亦詩之讖也青箱雜記

李升徐溫養子冒徐姓名知誥為昇州刺史為童謠詩曰
東海鯉魚飛上天後乃繼溫

江南李觀召試制科嘗作詩曰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斷天
涯不見家已恨碧山相掩映碧山更被暮雲遮觀此詩
有重障碍意恐時命不偶果如其言

孟東野下第詩曰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又再下第詩
曰兩度長安陌空將泪見花其後登第詩曰昔日蹉跎
不足嗟今朝曠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
長安花進取得失蓋亦常事而東野器宇不宏偶下第
則情隕穫如傷刀劍以至下淚既登科則志意充溢一
日之間花則看盡何其速邪後授溧陽尉卒

寇萊公方貢時送人使嶺南嘗作詩云到海止十里過山
應萬重及貶雷州吏呈圖經問去海幾里吏曰十里是

則南遷之禍已見於詩也

張乖厓公守陳日嘗遊趙氏西園詩曰方信承平無事久
淮南閑殺老尚書後一年捐舍亦詩之識

蘇緘字宣甫性忠義喜功名皇祐中知黃州復賊作過以
守禦功換館職尋坐事貶房州司馬嘉祐中復官知越
州諸暨縣余與之同僚嘗贈詩曰燕雀爭知白頭昔
年忠勇動南州心如鐵石老不挫功在
八年再知邕管交趾叛攻城戰沒朝廷
贈奉國軍
節度使謚忠勇則忠勇之謚已見於余詩矣

許州臨穎人成銳應制科嘗以詩三篇獻丞相王文惠野
菊云綵檻應無分春風不借思野花云馨香雖有艷裁

植未逢人公謂辭雖綺靡未有登科意別有贈裴員外
詩云凭高看漸遠更上最高樓公曰再舉合踐高第果
符其言其能品藻如此

李璟遊后湖賞蓮花作詩曰菱花蘸水火不滅水鳥驚魚
銀梭投蒲目荷花千萬頃紅碧相雜敷清流孫武已斬
吳宮女琉璃池上佳人頭識者謂雖佳句然宮中有佳
人頭非吉也按遺

廖融處士衡山人有詩云雲穿搗藥屋雪壓釣魚船因
自解曰屋破而雲穿其中無人也船為雪壓無用也後
六十日果卒

余安道自番禺詔赴闕過韶陽遊龍光寺詩云暫離人

世界且至佛家鄉議者謂非吉兆果卒於秦淮亭下嘗
有日者謂曰到秦地當有災果如其言

蘇子美滄浪亭觀魚詩云自嗟不及遊魚樂虛作人間半
世人非吉意也又有云山蟬帶響穿疎戶野蔓蟠青入
破窓雖佳句然窓破野蔓蟠其中似無人居矣子美竟
卒於謫籍

王處厚字元美益州華陽縣人嘗遇一老僧論浮世苦空
事登第後出部徘徊古陌軫懷長吟曰誰言今古事難
窮大抵榮枯總是空尋得生前隨夢蝶爭如雲外指冥
鴻暗添雪色眉根白旋落花光臉上紅惆悵荒原懶回
首暮林蕭索起悲風及暮還家心疾而卒洞微志

揚貴妃嘗以假髻為首飾而好服黃裙天寶末童謡曰義
髻拋河裏黃裙逐水流明皇雜錄

李遐周有道術居元都觀嘗題詩數千言皆記明皇巡幸
西蜀及祿山僭竊之事時人皆不之悟詩曰燕市人皆
去祿山以薊門之事而來也函關馬不歸歌舒翰敗潼
關也可憐山下鬼鬼也環子繫羅衣貴妃小字玉環及
馬嵬之死高力士以羅衣縊焉

崔曙嘗作明堂火珠詩其中有佳句曰夜來雙月滿曙後
一星孤為文士推服崔旣夭歿有一女名星而無男子
當時異之

暮歲乘醉書於牖云萬古到頭歸一死醉鄉葬地有

高原醒而見之大悔不久謝世翰府名談

邵拙字拙之鴈門人好學博通經史水曹郎趙慶有詩贈
之曰邁古文章金鸞鴛鴦出群行止玉麒麟仕宦不達而
卒有詩傳於時其間有云萬國不得兩孤雲充在山此
其應歟江南野錄

何昌陵宰廬陵郡有衙將楊克儉能媚州牧而移其權昌
齡以兄事之嘗遊其池館貽其詩曰經旬因雨不重來
門有蛛絲徑有苔再向白蓮亭上望不知花木為誰開
未幾克儉連延範貸死而刑其家破焉議者以為其詩
之識也

賈島嘗為病蟬詩曰病蟬飛不得向我掌中行折翼猶能

搏酸音尚極清露華應在腹塵點悞侵睛黃雀并烏鳥
俱懷害爾情議者謂無搏風之意果為禮闈所斥

淳化中崇文院直搯絕高處有人題兩句云秋風送炎去
庭木葉齊落是年立秋日宋炎罷來年立秋葉齊黜

張退傳年七十八除夜有詩云八十光陰有二年烟蘿門

戶喜開關近來無柰山中相頻寄書來許綴班后四年
而薨乃八十二之讖也此答陳文惠之詩詩史

沈詢夜宴僚友欲著辭令曰莫打南來鴈從他向北飛打

時雙打取莫遣兩分離是夕為奴歸秦所殺夫妻並死

張忠定少年遊華山謁陳圖南遂欲隱華山謂圖南曰欲

就分先生山半住可否圖南曰他人即不可如公者吾

當分半山相奉然公方有官職未可釋此其動如家人

張筵筮歌鼎沸忽危中火起待公救之豈可不赴贈之

詩曰自吳入蜀是尋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養

閑散也須多謝鬢邊瘡始皆不諭右忠定更鎮杭蓋晚

年發瘡於腦不瘥乞金陵悉如其詩大中祥符七年乙

卯七月二十日終古今詩話

滕倪苦詩宗人滕郎中守吉州往謁之會秋試告別為詩

云秋風江上別旌旗故國無家淚欲垂千里未知投足

地前程應是聽猿啼誤攻文字身空老却運漁樵計已

遲羽翬凋零歸不得丹青無路接羞池守得詩云此生

不與子相見別後卒於旅郎倪又有詩云白髮不知容

相國也同間客滿蓬生又題路爲絲鳥障子云映水有深意
見人無懼心同前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三十一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三十一
詩識門下

孟津詩人李讀字長源一日自孟津訪魏仲先曰數宿前
有人在床下誦曰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予斥其悟
曰豈非坐看雲起時耶答曰此雲安能起也茲必死期
故來相別痛飲數日而卒古今詩話

丁晉公摠章聖陵事翰林學士李維援其親識為挽即懇
請於晉公曰更在陶鈺丁應聲曰隔鈺復陶鈺爾即又
挽即自然堪下淚何必到斜陽未幾丁敗

張唐卿進士第一人登科期集於興國寺題詩於壁曰
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有人續云君看姚

曄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後果終於京官

趙嘏嘗有詩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閒人止於

渭南尉以其精於詩時謂之趙渭南如韋蘇州云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又憾潘岳昔遇不以禮復遭遇

晉武帝遂同日收石崇歐陽堅潘岳送市石謂潘曰安

仁復爾耶潘曰可謂白首同歸也潘金谷集云投分寄

石友白日同所歸亦其識也

庾亮出石頭城百姓歌於岸上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

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旋旆果尋卒

來鵬詩思清麗韋岫尚書常愛其才遊蜀夏課卷中有云

一夜綠荷風剪破賺他秋雨不成珠識者以為不祥是

年果决志

丁晉公自崖召還有寄友人詩曰九萬里鵬重出海一

年鶴再歸巢向健意清然議者曰謂鵬處於海為得地

出海則失水鶴返其巢則不能翱翔至卒如其說又扈

從東封嘗聞柰何黑水人間陰獄也感其事而為詩曰

黑水溪旁聊駐馬柰何岸上試回頭高岨昏處是陰獄

須信人生到此休非佳兆也

丁晉公為侍中時嘗作詩曰千金家累非良寶一品官高

是強名未幾奪爵籍沒初釋褐為饒在同年白積為判

官積一日以片紙假緡伍錄於公公笑曰榜下新婚京

國富室豈無半千貨物耶懼我挽之故矯耳於簡尾書

一絕戲之曰欺天行當吾何有立地機關子太乖五百
青蚨兩家闕赤洪崖打白洪崖朱崖之行兆於此

蘇子美失意秋日登蘇之閭門云年光冉冉催入老雲物
涓涓又變秋家在鳳凰城闕下江山何事苦相留又書
其旁云江山留人也人留江山也卒不用亦詩之識

鄭毅夫罷禁林行次南都遇雨為二篇曰雨聲飄斷忽南
去雲勢旋生從北流應料涼風消息近蕭蕭已在樹梢
頭又曰榴火燒空未擬休忽驚快雨破清秋晚雲淡淡
趁落日只到楚江南岸頭僧文瑩見之謂其氣不振解
錢塘赴青社卒楚州

崔玄諫議有子名勉與趙叔平同年登第轉大理評事過

天津橋墜馬時集賢韓公與趙同為開封府推官韓崔
壻也聞其墜馬遽往視之但嘔血不止數日館於韓舍
因作詩曰身隨花露重命逐藕絲輕明朝風雨霽歸路
在三清明日果卒時有微風細雨

盧多遜方少角其父携就雲陽觀小學與群兒見廢壇上
有古簽一筒競往抽之為戲多遜尚未識字抽一簽歸
示其父詞曰身出中書堂須因天水白登仙五十二終
為蓬島客父見之頗意以為吉兆迨作相與秦王事故
敗始因遣堂吏趙白逐竄南荒卒于朱崖年五十二無
一字之差並同前

嚴憚字子重善為詩嘗有詩云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

前把酒盃盡日問花花不語為誰零落為誰開累舉不
第卒於吳中南部新書

汝州劉廷芝字希夷苦篇詠善為閨帷之作詞哀多似古
調體勢與時不合遂不為人所重希夷姿貌善彈琵琶
好酒色落魄不拘常俗為白頭吟忽作一聯語曰今
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誰復在既而復嘆曰我此語
似識石崇曰白首同所歸復何所異乃除之復作二句
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復歎曰死生有
命豈復由此乃并留前句作詩後歲餘為奸人所害

隋長壽年中有鄭州鄭蜀賓風流名士頗善五言蹉跎鄉
間不求聞達垂掛冠選授江左一尉臨去賓友袒餞至

上東門留別曰畏途方萬里生涯近百年不知將白首
何處入黃泉酒酣自詠聲調哀感合坐嗚咽卒於官時
人比之劉廷芝同前

寇萊公初為密學方年少得意偶撰江南曲其句有江南
春盡離腸斷頻滿汀洲人未歸日暮江頭一望時愁情
不斷如春水之類音皆悽愴末年果南遷拾遺

孫咸不知何許人而長於預知災異又善為詩開寶初客
于九江因遊廬山有詩留題九天使者廟云獨入玄宮
禮至真焚香不為賤貧身秦淮兩岬沙埋骨滄浦千家
血染塵廬阜烟霞誰是主虎溪風月屬何人九江太守
勤王事好放天兵渡要津不踰數年金陵板蕩九江重

園人受塗炭並應此詩咸後卒於南昌衆人棄尸於江
中泝流而上咸異之

蘇易簡罷翰林學士以禮部侍郎知南陽日年未四十屢
有閒冷之嘆有老僧獨處外城古寺通儒術能詩故公
與詩曰憔悴今年三十六與師氣味不爭多未幾而卒
二宋以文章齊名天下子京守蜀日作詩三百名曰狼棠
有碧雲謾有三年信明月空為兩地愁後卒不入兩地
人以為詩識

王元澤少時作白亭行有云君心莫厭頻歡樂請看雲間
日西入議者謂美則美矣然日西光景無多近乎識果
不求壽

王鼎湖湘人字則之季父多游江左有洪州西山詩云林
泉空有東西路風月難尋十二家議者謂必無名第後
果然嘗作鷓鴣詩云棲息應難近小池性靈閒雅衆禽
希蒲洲日暖依花立漁浦烟深貼浪飛遺羽參差沾水沫
餘蹤稠疊印苔衣晚來林徑微風起何處相呼著對歸
狄渙孤鷗云更無聲接續空有影相隨聞此句者皆云必
無後果如其言並同前

陳無已賦高軒過詩云因知書畫真有益却惟歲月來無
多不數月遂卒直方詩話

秦少游紹聖初請外以校勘為杭州方至楚泗間有詩云
平生適欠僧房睡唯擬如今處處選詩成之明日以言

者落職監處州酒人以為詩識

東坡有送戴家赴成都玉局觀詩云莫欺老病未歸身玉局他年第幾人又有過嶺一篇云劍南西望七千里乘興真為玉局遊後卒於是觀

方元脩字時敏一日與楊信祖饒次守過余坐中分題人以姓為韻而楊有共約城南方之句後數日錄此唱和於前忽有一同人讀云共釣城南方蓋釣字以約字草不相辨而讀者悞之時敏大以為惡不三者其父省中歸暴卒後數月其母亦亡並同前

范擴處士有子七歲作隱者詩云掃葉隨風便澆花趁日陰方干聞之曰此可入室又作夏景詩云閒雲生不雨

病葉落非秋干曰必不壽果卒後有歐陽彬之子稚齒作田父詩云桑柘殘陽裏兒孫落葉中廖凝見之曰可惜天才同范氏之子尋亦卒郡閣雅談

高若拙善詩從誨辟於幕下嘗作中秋不見月云人間雖不見天外自分明從誨覽之謂賓佐曰此詩雖好不利於已將來但恐長明後果如其言大定錄

三元之嘗作病鶴云埋瘞肯同鸚鵡塚飛鳴不到鳳凰池其文學才藻登金門玉堂不為難也竟不至其地見於是矣青瑣集

張字退翁都下有言懷詩云命交隨分樂天賜一生閑場屋有聲而不第亦詩之識

主寂都下人重信義少然諾嘗撫劍鋏為之歌曰人間再
冉混塵埃身後身前事莫猜早悟浮生都是夢當時悔
向夢中來又曰當年吁氣謾如虹回首都歸冷笑中翠
玉峰前好歸去可憐三十二秋風時寂年三十二明年
寂知事莫非前定笑出都門而去至太行駟舍暴卒在
仕者遂葬於西崦下並同前

徐振甫興化軍人居朝京門外未第時識曰折着屋爛着
椽朝京門外出狀元振甫將第而門果壞黃裳道夫南
劍州人家居龍溝未第間有識曰掘龍溝出龍頭道夫
將第而溝果脩浚興化軍有壺公山識云壺公山若斷
莆田朱紫半水遠壺公山此時方好看蔡君謨與水利

灌民田引水遠壺公山登第者比前在朝廷者半朱紫
矣搜神秘覽

韓魏公起堂於北池上放樂天因名曰醉白堂五月堂成
公賦詩二篇其一卒章云覓裳時事非吾事且學熏酣
石上眠自尔寢疾以六月二十五日薨此時遂為絕筆
既而神廟遣使特為石藏以葬始悟石上眠之句若識
云公薨士大夫恨勲德之難名知與不知皆為法然而
嘆曰天何不為我留歐陽公為魏公作誌文而後死也

韓魏公別錄

鄭毅夫守杭題僧文瑩所居壁云西湖頻送客綠波舟楫
輕春入蘿逕靜浪花翻遠晴又云東風江雲北飛燕同

詩話總龜卷之二十二
寄青春不相見又為杭郡閣云雨影橫殘紅秋容陰映
日寒江帶暮流曉角穿雲出峰藏翠如織宿鳥去無迹
封書寫所懷聊托金門翼時頗訝其氣象不遠後解杭
麾將赴青社以病泊舟楚州而卒其語已兆於先矣王
壺清話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二十二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三十三

紀夢門上

周琬湘中人臈舟長沙夢二吏引入南嶽廟內升殿王起
接之曰知入京銓選欲奉辟在此亦與人世之樂不踈
琬曰名宦未達且欲赴銓王曰如此則不敢奉糜也乃
作詩送琬曰住此既非樂捨此去何面若問青氈事惟
留一角書至京調中牟尉忽卧病旅中且慮不起作妻
子書一角封畢而卒洞微志

位復字復之世本三秦人嘗登乾陵賦詩曰勢欲傾江移
一秦華乾坤都在手心中幾時直欲更唐祚不柰簾前有
狄公又曰太宗蹀血平寰宇何事高宗信女王當時朝

端無正人天下分毫皆姓武歸寢夢一朱衣人引至大
宮闕有一婦人坐殿上衣王者服侍之皆婦人知其為
唐天后也問復曰前代帝可譏而陵寢可登乎復遜謝
之令升殿與論當時事酌以酒再令賦詩曰堂殿無人
古苑空幽花盡日度春風山鶯海燕舊時在時復飛來
入故宮唐宮秦苑皆離黍常遣詩人與倍增落日牛羊
歸已盡朦朧初月上乾陵后覽詩尤異令呼杜夫人來
至即謂復曰此如晦之遠孫也當時為第一色帝欲見
之多稱疾其強項與爾敵今與復飲杜夫人曾復詩曰
深宮鎖閉暗生塵默默那知歲月新泉室無人氣味
不知今日再逢春留數日而歸臨行復以詩別夫人曰

丈夫剛鐵腸因花反柔弱男子忠義心於情安可薄凡
有激艷危席有燕趙姬人生捨此外萬事俱不知魂魄
恍遊仙自信皆偶然忽遽又分散涕淚何流漣從斯對
佳景蕭索春風前今夕天角月光滿人不圓幽池雙鷺
鷗日日浮清泉霜鶴長天外驚飛急似弦一落江沙上
一墮古溪邊獨行寒水畔悲鴻誰見憐何時再相遇共
戲復雙眠復徘徊不忍去因為執轍者擊其腦遂覺
翰府名談

明皇幸蜀回居南內嘗夢中見妃子於蓬山太真院作詩
遺之使焚於馬嵬山下云風急雲驚雨不成覺來仙夢
甚分明當時苦恨銀屏影遮隔仙姬祇聽聲又作妃子

所遺羅襪銘曰羅襪羅襪香塵生不絕細細圓圓地下
得瓊鈎窄窄弓手中弄初月又如脫履露纖圓恰似
同衾見時節方知清夢事非虛暗引相思幾時歇

待制王公素仲儀任御史日嘗夢至玉京黃闕殿上有紺
服翠冠者吾東門侍郎公則西門侍郎也昔以奏牘玉
帝前語傷鯁許遂責于世公夢回題詩於書窓曰似去
華胥國裏來雲霞深處見樓臺月光冷射雞窓急鸞
覺遊仙夢一迴公晚歲復思玉京之夢作詩曰虛碧中
藏白玉京夢魂飛入黃金城何時再步烟霄外皓齒仙
童已掃廳

盧絳字普卿因病活夢一白衣婦人令食葷遂愈他日復
夢白衣婦人曰太尉當富貴時至可詣都下妾有一詩
一縉以助行妾乃玉真也他日孟家陂相見其詩曰清
風明月夜深時暮暮盧郎恨已遲他日孟家陂上約再
來相見是佳期言訖而去絳後賜死郿延替視行刑將
至梁門絳見擁一白衣婦人來宛如前夢中所見因嘆
曰玉真何至此乎延替為問玉真姓耿氏夫死與婦之
子私遂與絳同場斬首其地果子孟家陂

丁咸序未第時嘗夢乘龍而起回顧又有一駱駝在其後
後二十年方捷科舉作詩曰嘗憶金陵應舉時壯心頗
往折丹枝蹉跎二十年中夢一度思量一淚垂殿試勝
出亞咸序之名者乃龍起又亞之者乃駱起方悟其夢

鄭顥嘗夢中得句云石門霧露白玉殿每昔青續成長
韻此兩句老杜詩也詩史

蜀人任玠字温如晚寓寧州府宅一夕夢一山叟貽詩曰
故國路遙歸去來玠和之曰春風天遠望不盡既覺自
笑曰吾其死于數日不疾而卒古今詩話

金陵才士鍾輻少年氣豪一老僧見之相曰公登第則家
破時樊若水愛輻之才以女妻之及燕爾應詔洛中果
中甲科由是任放勢一女奴青箱過華州蒲城其宰乃
輻故人延留累日一夕盛暑登縣樓痛飲而寢夢妻樊
氏以詩一首示生云楚水中如鏡雙雙白鷺飛金陵
幾多地一去不思歸生夢中愧謝答詩曰還吳東下過

蒲城城上清風酒半醒想得到家春欲暮海棠千樹已

凋零既悟感其事因趣裝歸至采石渡青箱心痛暴卒

生匆匆藁葬於新墳之側洎至家庭戶閉然妻亡已數

月詢之親鄰樊亡之日乃夢於登縣樓之夕也青箱葬

處乃樊之塋地爾不植他木惟海棠數株正符詩意

歎曰老僧之說信哉終身不仕隱于終山著書養氣

八十而終古今詩話臆說為鍾輻為蘇檢青箱為小青

范陽盧獻卿大中年舉進士連不中第薄遊衡湘間至郴
而病夢人贈詩曰玉築郊原古青山為四鄰扶疎逸甚
木寂寞獨歸人喻句乃卒郴守為葬之近郊果以夏初
入窀穸同前

許渾嘗夢登山有宮室凌雲人云此崑崙山也既入見數
人方飲招同飲至暮而罷賦詩曰曉入瑤臺露氣清
中惟有許飛瓊塵心未斷俗緣在十里空山下月明
日復夢至其處飛瓊曰子何題余姓名於人間改曰天
風吹下步虛聲曰善

池陽崔球為太學生苦學不歸一日晝夢到其家見其妻
正寫字呼之不應與之言不答賦其所書乃詩也曰數
日相望極須知意思迷夢魂不怕險飛過大江西既覺
歷歷記之數日書至其妻寄此詩一字不差驗其無
日乃球得夢之日也

謝濤諫議臨捐館舍前一月夢作讀史一絕云百年奇事

幾張紙千古英雄一窖塵唯有炳然周孔教至今仁義
浸生民召其孫晏初錄焉

石曼卿嘗於平陽會中代作寄尹師魯一篇曰十年一夢
花空委依舊河山損桃李鴈聲北去燕南飛高樓日日
春風裏看黛石州山對起嬌波淚落粧如洗汾河不斷
天南流天色無情淡如水曼卿死後數關水言曼卿
曰延年平生作詩多矣常以為平陽代意篇最得意而
世人少稱之能令余此詩傳於世者在求言耳求言乃
增其詞為曲度以迷仙引於是人爭歌之他日曼卿
致謝馬曲云春陰霽岸柳參差裏金絲細畫閣書眼鶯
喚起烟光媚燕燕雙高引愁人如醉慵緩步眉斂金鋪

倚嘉景易失懊惱韶光改花空委恐耿耿地施朱粉臨
鸞為鑑膩香銷減摧掩李獨自箇凝睇暮雲暗搖山翠天
色無情四遠低垂淡如水離恨托征鴻寄旋嬌波暗落
相思泪粧如洗向高樓日日春風裏悔凭闌芳州人千
里古今詩話

海州士人李慎言嘗言夢至一處水殿宮觀女戲毬山陽
蔡繩作傳叙其事甚詳有拋毬詞十餘首言皆清麗今
但記其兩篇云侍燕黃昏晚未休玉堦夜色月如流朝
來自覺承恩醉笑倩傍人認繡毬堪恨家幾帝王舞
綉揉盡繡鴛鴦如今重到拋毬處不是金爐舊日香

晉偃內相應舉時夢徐將軍軟下頭項作詩云昔作樹頭

花今為塚下骨明年徐奭榜下第二人及第南部新書
僕在黃州夢家自武陵來訪館之東坡一日夢夢家謂作
新詩覺而記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榴火一時
新後七年出守錢塘而夢家始卜居湖上智果院院有
泉出石縫間其冷宜作茶寒食之明日僕與客泛舟自
孤山來謁夢家汲泉鑪火烹黃檗茶忽悟所夢詩兆於
七年之前衆客驚嘆知傳記所載蓋不妄也東坡詩話
僕泊船吳江夢仲殊彈一琴十三絃頗損而有異聲余問
云琴何為十三絃殊不答但誦云度數形名不偶然破
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見耶和璞方信秦箏是響泉夢
中了然諭其意覺而識之至晚到蘇殊當未見即以示

之寫至此筆未絕殊老叩船未見驚歎不已遂以贈之
去州五里

王平甫熙寧癸丑歲直宿崇文院夢人邀至海上見宮殿
甚盛其中作樂簫鼓之伎甚衆其宮曰靈芝邀平甫俱
往有人在宮側隔山水曰時未至且令去他時迎之恍
然寤覺時禁中已鳴鍾平甫頗自負非允為詩記之曰
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踰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
長樂鍾聲夢覺時後四年平甫卒其家突訊之嘗夢靈
芝宮其信然乎當召告我是夕暮莫若有聲音接入其
家復卜之果獲兆昔有人至海上蓬萊見樓臺中有侍
樂天之室樂天自為詩以紀其事與平甫之夢實相

蓋二人皆天才逸發則其精神所寓必有異者物理蓋
有之而不可窮也紀詩

王仲簡潭州人少脩進士業未諧隨計性寬厚敦孝第周
顯德中攝長沙縣丞累任甚能為理與潭州通判耿振
相善太平興國二年忽染患而亡兄仲偉夜夢壯容持
書一對云評事差逸來偉便開其書乃詩一章題云贈
耿即中曰得接英賢喜可知人生能得幾多時自從別
後顏容改恰似庭前雨淚碑仲偉夢覺而記分明衆歎
訝振不十年而終郡閣雅談

沈彬字子美高安人為詩天才狂逸下筆成章好神仙之
事少孤西遊以三舉為約嘗夢着錦綵衣貼月而飛識

者言雖名播天下身不入月終不及第洪州解至長安
初舉行納省卷作夢仙謠云玉殿大開從容入金桃爛
熟没人偷鳳驚寶扇頻翻翅龍恨金鞭忽轉頭第二
舉億仙謠云白榆風占九天秋王母朝回宴玉樓日月
漸長雙鳳睡桑田欲變六鰲愁雲翻蕭管相隨去星
觸旌幢各自流詩酒近來狂不得騎龍却憶上清遊第
三舉贈劉象一首云曾應大中天子舉四朝風月髮蕭
疎不隨世祖重携劍知為文皇再讀書早載戰塵消舊
業滿城風雨壞貧居一枝何事於君惜仙桂年年幸有
餘劉象三舉無成孤寒主司覽彬詩其年放象及第五
老榜即其數也彬乾符中值四方多事遂南遊湖湘

及嶺表二十餘年却迴吳中過江南受偽命官至吏部
侍郎致仕退居高安雅言雜載

杜牧之頃干時宰求小儀不遂求小秩又不遂嘗夢人謂
曰辭春不及秋昆脚與皆頭后果得北部員外郎勝說
下書舍人崔嘏娶李續女為曹州刺史令周邵南勾當障
車後邵南因睡忽夢在廳中女立床西嘏立床東女持
紅綫題詩一首笑投嘏因高吟之云莫以真留妾從他
理管絃容華難久住知得幾年一歲而嘏妻卒

余自蜀中應舉京師道過華清宮夢明皇令賦太真裙帶
詞覺而記之今書贈柯山潘大臨邠老云百疊潯潯水
皺六銖縱縱雲輕植立令嵐廣殿微聞環珮搖聲

元豐八年正月旦日子由夢李士寧草草為真夢中贈一
絕句云先生惠然肯見客旋買雞豚旋烹炙人間飲酒
未須嫌歸去蓬萊却無吃明年二月六日為予道之書
以遺遲云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三十三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三十四

紀夢門下

狄遵度紀夢詩云佳城鬱鬱頽寒烟孤雛乳獸蹄荒阡夜
卧北斗寒桂枕木落霜扶鴈連天浮雲西去半落日行
客東盡隨長川乾坤未毀吾尚在肯與鰥鳧論大年狄
遵度自兒童時已能屬文落筆有奇氣年十六一夕
夢杜子美誦平生詩皆集中所未見者覺而記兩
句後遂續之 百斛明珠

張翥字隱之本閩人遷於成都數世矣善屬文不仕晚用
太守王素薦賜號冲退處士一日夢有人寄書召之
云東岳道士書也明日與李士寧荅曰手持東岳寄

書來譽大驚不知其所自來未幾譽果卒其子禔亦
逸民舉仕一命乃死士寧蓬州人也語默不常或以為
得道者百歲乃絕嘗見余於成都曰子甚貴當眾
舉首已而果然

余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余曰今人多誤會余八陣圖
詩云江流石不轉惟恨失吞吳世人皆以為先主武侯
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乃
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不
忘詩區區自列其意書生之習氣也並同前

東坡將亡前數日夢中作一詩寄朱行中云舜不作六
器誰知貴瓊瑤哀哉楚狂士抱璞號空山相如起睨杜

投壁相與還何如鄭子產有禮國自閑孟微韓宣子
夫亦辭環至今不貪寶凜然照塵寰竟而記之自不曉
所謂東坡絕筆也直方詩話

陳明信云蕭貫少時嘗夢至宮廷中長廊遂館如王者
所居有千門萬戶望之洞然金碧燦耀既過數門見群
婦人如神仙視貫驚問何所從來貫愕然亦不知對
貫自陳進士能為詩中有一人授貫紙曰此所謂衍波
牋煩賦宮中曉寒教貫援筆立成既有奇語其人其賞
之因曰先輩異日必貴此天上非人間也貫寤尚能記
所賦俞秀老往嘗得之於蕭翰林之孫其詩有云十
二堯閔隱空綠獸狺呼焰椒壁馥渴烏消消不相續

詩話卷之十四
鞭轡欲轉霏紅玉百刻香殘隕蓮燭九龍吐水漫寒將水
紅絹佩魚無左璫兩兩趨走瞻扶桑紅洋半圭山波面
回首觚稜九霞絢鳴鞞聲從天上來大劍高冠滿前
殿秀老誦之尚有四五韵忘之

王太初傳言有焦仲先者家於南徐元豐無年因詣京
師訪知已忽夢一婦人相顧遇或以詩筆相往來其二
聯云吳王臺下無人處幾度臨風學舞腰又曰吳山之
北會稽之陽古木蒼蒼其軍後一章云仲冬之月二
七之間月圓風靜車馬相板其人如病狂緣太祖而
後愈至秦少游書柳鬼事所載詩語前後皆同但年
月乃是熙寧九年所病者乃是嘉興令陶集而所論

者乃是天竺辯才法師二者不知孰是 並同前

僕嘗夢有客携詩文見過者覺而記其一詩云道惡
賊其身忠先愛厥親誰知畏九折亦自是忠臣又有
數句若銘贊者云道之所以成不以害其畊德之所
以修不以賊其生 東坡詩話

富鄭公早年嘗夢青州王相公以後事相托公曰相公德
被生民當延遐壽何遽及此後二年能相知鄆州辟鄭
公為倅到任月餘有大星隕于宅園家人恠之相告曰後
月當見東至後月薨鄭公為治表事故鄭公挽詞曰
道德被生民與當年夢中符契 古今詩話

鄭內翰懈未貴時嘗病瘟疫數日未愈甚困俄夢至一

處若宮闕有吏迎謁甚恭公謂吏曰吾病甚倦煩熱思
得涼浴以清其肌吏云已為公辦浴久矣吏引公至一室
中有小池方闊數尺甃以明玉水光激灑以手測之清
冷可愛公乃坐甃上以水泛身俄視兩臂已生白鱗視
水中影則頭已角出公駭焉遽出吏云此王龍池也惜
乎公不入其水中入則為輔宰乃覺少選出汗公後
登第為第一人為詩戲友人云交關數戰奪先鋒
變化須知自古同霹靂一聲從地起到頭身是白龍翁
王仲舉營道人毋嘗夢挾仲舉入凡仲舉修進業長興化
二年赴舉謁秦王登第後有詩謝秦主曰三千里外拋漁
艇二十人前折桂枝太平興國中仲舉有子曰嗣余亦

中進士第乃扶兩子入月之祥 青瑣集

海州長興縣咏木嶺金沙泉即每年造茶之所也湖常
二郡接界於此其土有境會序每茶節二牧畢至所
泉處沙中居嘗元水將造茶太守具犧牲祭泉頃之
發源清溢造御茶畢水則微減供堂者畢水已半矣大
守造茶畢即涸矣太守或行旆稽晚則亦風雷之變或見
執烏飲毒蛇鬼魅之類焉胡生者即其居以釘鉸為茶居
雲溪溪而近白蘋洲去其居十餘步有古墳胡生每因茶
飯必奠酬之嘗夢人謂之曰吾往柳氏乎生善詩而嗜
茗及死葬此室乃予今居之側也當街予之惠無以為
報故教子為詩明生辭以不能抑強之曰但卒于意言

之當有致矣生既悟試晉思果有冥助者其後遂
工焉詩曰胡風似劍鏖人骨漢月如鉤鈞胃腸魂夢
不知身在路夜來尤自到昭陽人謂之胡釘鉸詩

金沙池泉在常州宜興縣界畫溪之東有寺寺有碑載
當時杭州常三州貢茶唱和樂天云十隻畫船何處宿
洞庭山脚大湖心常州太守忘其姓名和云殷勤為報
春風道不貢新茶只貢心

常檢舉進士不第常有一美姬一日捧心而卒檢追思痛
悼殆不勝情舉酒吟詩悲然可掬吟曰寶劍化龍歸
碧落嫦娥隨月下黃泉一盃新酒青春曉寂寞書恩
恨獨眠一日夢姬泣涕潸然曰當有後期今和來篇

即口占云春雨濛濛不覺天家家門戶柳如烟如今
腸斷空垂淚歡笑重追思有年檢終日快快後更夢姬
曰即遂相見覺來神魂恍惚乃題曰白浪漫漫去不迴
浮雲飛盡日西頽始皇陵上千年樹銀鴨金烏也變灰
後數日即符夢兆

脞說前集

昆奉禮簡故宮保內翰之次子也於昆弟中最稱奇秀與
梁固少小親席之至善中祥符二年固拔元及第授
青州倅侍奉禮榮待在闕下是年冬末梁方之任去青
雨驛夜夢泉來相謁手執白扇上有七言詩一首以贈
梁云死生離別最堪悲相對無言淚滿衣歎我西歸
泉下去羨君新向月中歸長鞭已見騰夷路折翼終

難繼迂飛珍重故人當聖代早持釣軸入黃扉覽詩起
執手悲泣而別倏然覺太共之歎晁必沒故矣乃急走僕
錄所得詩入京師訪其安否官保開讀之大慟曰品格
真吾兒作也夢之夕乃以問忘之日也

李良弼故給事中防之子從符元年應進士舉得同學
究及第二年給事自南京移知鄭州以家在應天良弼奏
為本府司士參軍是年中赴良弼隨侍至鄭夜宿中牟
驛夢入持詩版跪而來獻良弼詩曰九霄丹詔三天近萬
疊紅芳一旦開日月山川須問甲為君親到小蓬萊覺
而異之旦遽起而曰給事言曰據此詩意汝必有前
慎勿廢於硯硯勉旃勉旃至郊而別五年方歸闕

戶部判官五月已舉張桂縣丞事停任六月十九日良
弼卒於應天府給事大慟悲語張君房曰夢之不誠
如是自此兒夢必謂其前程而為詞臣一旦至是苦我君
房但寬勉以慰之是年秋君房以語鞠獄無狀謫為寧海
督郵乃同給事舟抵應天府且憇泊間細語良弼卒之日
月及墓地之所因而繹之必有數悟乃省其詩畫得之良弼
丙戌生年二十有七即詩首句云九霄丹詔三天近三九二十
也數是年二十五故云近也萬疊紅芳一旦開方萬葉之
花一旦開畫畫是近樹之意次云日月山河須問甲其年
六月十九日甲寅乃其卒日殯是二十九日甲子塋于府
東甲地即是日月山川須問甲也蓋六月天德月德俱

在甲末句云為君親到小蓬萊即虛無冥漠之所給
事沉默曰君辨之矣 勝說前集

沈亞之嘗言刑鳳寓居長安平康里第書夢一婦人自
楹而來古粧高髻作陽春曲曰長安少女說春陽何處春
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却俄肩空帶九秋霜鳳曰何
謂弓腰曰昔年父母教無作此弓彎扶舞罷辭去鳳
亦尋覺 勝說後集

吳興姚邵嘗言有友王生者元和初夕夢遊吳宮文之聞
宮中出輦吹簫擊鼓立堂而施三悲悼不止立召門客
作挽歌生應聲為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金字牌連
江張蕙悵擇土堊金釵滿池紅心草三層碧玉臺春風

無處所悽恨不勝懷及寤復記其事王生太原人

崇寧元年元日昏眠夢中作一詩云無賴春風試怒號其
乘一葉傲驚濤不知兩岸人皆愕但覺中流笑語高
三月與陳瑩中渡湘江是日大風當斷渡小舟掀舞白
浪中兩岸聚觀胆落瑩中笑愈高余以詩語瑩中瑩中
曰此公按後大行叢林

東坡倅錢塘夢神考召入禁中宮女環侍一紅衣女捧紅
靴一隻命坡銘之其中一聯云寒女之絲銖積寸累步
武所及雲蒸雷起上極歡其敏劭 同前

山谷晝卧夢與一道士升空道士曰與公游蓬萊覺天風
吹髮道士曰歎自俄有狗吠開目不見道士惟見宮殿魯

直入有兩玉人導升殿主階揖之仙女侍之中有一女云
整琵琶魯直愛其風韻願之志揖主者主者色釋故其
詩曰試問琵琶可聞否靈君色莊妓搖手與余親言之
今山谷集語不同蓋更易耳 冷齋夜話

少遊南迂宿郡亭湖廟下側枕視微波月影縱橫迫繹昔
宿番雲老借竹軒見西湖月色如此夢美人自言我天文也
以維摩像乞贊少游愛其畫念曰非道子不能作此天
女以詩戲少游曰不知水宿分風浦何似秋眠借竹軒
聞道詩詞妙天下廬山對眼可無言少游夢中題其
像曰竺儀華去夢瘴面囚首口雖不言十分似九應笑舌
覆大千作師子吼不如不搏取妙喜如陶家手 同前

陳智夫襄陽人博學有才思尤長於歌詩嘗遇異人授
以吐納之術故佳句多於夢中得之若花笑似留客鳥
聲如喚父野花臨水數枝恨芳草連天千里情之句
雖前輩不能遠過 遊齋閑覽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三十四

增修詩話總名卷之三十五

增修詩話總名卷之三十五

譏諷上

陳彭年大中祥符中與晁文莊內翰等四人同知貢舉
省試將出奏試卷舉人壅衢觀其出省諸公皆慘赧其
容獨彭年揚鞭肆自有驕矜之色極出有甥不預選怒
入其第會彭年未來於几上得黃勅乃題其皆曰彭年
頭惱太東烘眼似朱砂髮似蓬紕繆幸叨三字內荒唐
仍在四人中取他權勢欺明主落却親情賣至公千石
孤寒齊下淚斯言無路達堯聰彭年怒抱其勅入奏
章聖見而不悅然釋其罪

江表野錄

唐太宗急近臣長孫無忌嘲歐陽詢更曰聳膊成山字埋

肩畏出頭誰言麟閣上畫此一彌猴詢應聲曰縮頭連背從耳漫穡畏肚寒只緣心渾渾所以面團團太宗改容曰詢豈不畏皇后問邪無忌長孫后之弟也小說唐相張延賞選婿無可意者其妻王氏賢而知人特選婢士常臯許之臯性踈曠不拘細行延賞竊悔由是婢倖頗輕慢惟苗氏待之益厚臯因辭東遊張氏罄奩具以治行延賞幸其去以七馱物為贖臯行翌日悉還之惟晉奩物及書冊而已後五年臯擁節旌會德宗幸奉天持節西川替延賞乃改姓名作韓翃人莫敢言至天四驛去府二十里人有報延賞曰替相公者常臯也非韓翃苗氏曰常臯必常郎也延賞曰天下姓名同者甚衆彼常生必增

清堅豈能乘言位乎次日果常臯也延賞慚惧自西門游適臯入見苗禮奉過布衣之日求前輕慢者皆杖死之時泗濱郭園因為詩曰宣父從周又入秦昔賢誰不困風塵當時甚訝張延賞不識常臯是貴人唐宋遺史

彭齊吉州人才辯清稽嘗謁南豐宰而不禮之一夕虎入縣廳噬所養羊無殘而去宰即以會客衆預焉翌日獻詩於宰曰昨夜黃班入縣齋分明踪跡印蒼苔幾多道德驅難去此子猪羊引便來今喜聲聲言有過錄公口道無灾思量也解開東閣番得頭蹄待秀才覽者絕倒青箱雜記景德初河朔舉人張存任并皆以防城得官有無名子嘲曰張存解放旋風砲任并能燒猛火油

丘濬寺丞失意偏遊諸郡至山陽郡守屢召之夜飲翌日作
詩曰醜却天下笑人面正得世間君子心郡將它日再為文
字飲以謝之至宜真太守看牡丹作詩曰何事化工情
愈重偏教此卉大妖妍王孫欲種無餘地顏巷安貧欠
買錢曉檻競開香世界液欄誰結醉因緣須知村落菜
耘處田叟饑耕婦不眠又至五羊贈太守詩曰碧晴蠻婢
頭蒙布黑面胡兒耳帶環幾處樓臺日枕水四周城郭
半圍山又詩曰堦上腥臊堆蛄子口中濃血吐檳榔又詩
曰風腥蠻市合日上瘴雲紅太守見之大不憚翰府名談
天聖中修國史王安簡謝陽夏李邕邕黃唐鄉為編修官
安簡神清冲淡唐鄉刻意篇什謝李嘗戲為句曰

兒閑如鶴黃吟苦似猿春明退朝錄

唐旣平劉展江淮之亂上元間祖庸任元載以吳越雖兵荒
後民產尤給乃辭召豪吏分宰列邑而重歛之時人謂之
白着言其後歛無名其所着者皆公然明白無所遮避一
云世人謂酒酣為白着旣為刻薄之後不堪其弊則必顛沛
酩酊如醉者之着也渤海高亭有詩曰上元官吏稱剝削
江淮之人皆白着

唐景龍中洛下霖雨百餘日宰相不能調陰陽乃閉坊市北
門卒無効霧溢至甚人歌曰禮賢不鮮開東閣廢理惟能閉
北門朝野僉載

孫魴沈彬李建勳好為詩拾魴有夜坐詩為明所稱建

動因匿于齋中待彬至乃問彬云魴之詩何如彬曰田舍翁火爐頭之語何足道也魴聞而出謂彬曰何誹謗之甚而比田舍翁無乃過乎彬曰子夜坐旬劃多灰漸冷坐久席成痕此非田舍翁爐上作而何闔坐大笑乃題金山寺云萬古波心寺金山名目新天多剩得月土少不生塵過櫓妨僧艇歸濤濺佛身誰言張處士題後更無人莫不服其驗雅 江南野錄

朝元龜廬陵人嘗謁邑宰見超伏生獷欲窮以詞學因新畫屏為戲珠龍乃曰請子咏之元龜應聲而成因詔宰受貽云翻身騰白浪探爪攫胡珠

毛柄聚生徒於廬山白鹿洞與諸生誦論所獲寶錄皆

以市酒洞有辨者朝云彭生作賦茶三片毛氏傳詩酒半升嘗自題於齋壁云先生不在此千載只空山因大醉一夕而逝

劉炎少負詞學晚為朱新射拙於政治道有負名太守行邑覲觀之意而炎不悟既行以詩諷炎云未到桃源時長憶出家景及到桃源了還似壺中影炎乃和而復之

后因民詐受賄遂按以法炎復有詩云早知太守如狼虎獵取青梁以餽之

羅隱性傲耽初赴舉過鍾陵見管妓雲英一絕後下第文過復見之雲英曰羅秀才尚未脫白隱以詩嘲之曰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妾未嫁可能俱

詩話終集卷之五
是不如人隱與願雲同謁淮南相國高駢雲此人雅性高
公遂屈雲而遠隱隱欲歸武陵與賓幕酌飲於雲亭盛暑
青蠅入坐高公命扇驅之詭隱曰青蠅被扇扇雜席隱聲
曰白澤遭釘釘在門偶見白澤圖釘在門扇乃諺雲也時
高公欲繼淮南王求仙方為妖亂後為軍將軍所害隱作
妖亂誌以譏之故有題延和閣云延和高閣勢凌雲輕語猶
疑大閭燒盡除香無一事開門迎得軍將軍僖宗在蜀隱
作詩數首以刺諸侯及還梁為朝貴所疾乃謁錢武肅焉
獻僖宗在蜀詩曰白丁攘臂犯長安翠輦愴惶路屈蟠丹
鳳有情雲外遠玉龍無跡渡頭寒靜思貴族謀身易危
惜文皇創業難不持不侯何討是釣魚船上淚闌干又作僖

宗還京曰馬嵬楊柳尚依依又見奩奩幸蜀歸泉下阿蛩
應有誥這回休更 楊妃 鑑戒錄郡閣雅談謂青蠅
白澤對句是冠弱謝觀作

蘇子美監造奏院因賽神召館中同舍是時江南人李中舍
因梅聖俞謁子美且願預此會聖俞以為言子美曰食中
不設蒸饅餅夾坐上安有國舍虞臺李御之遂暴其事
於言語為劉元瑜所彈子美坐謫故聖俞有客至詩云有
客十人至共食一鼎珍一客不得食履屐傷衆賓蓋拍李
也 詩史

來鵠洪州人咸平中名振都下然喜以詩說訕當路為人所
惡卒不第金錢花云青帝若教花裏用牡丹應是得錢
人夏雲云無恨旱苗枯欲盡悠悠閑處作奇峰偶題云

可惜青天好雷電只能驅起懶蛟龍詩史

唐湖州參軍陸蒙妻蔣氏善屬文然嗜酒姊妹雙郎酒強
食蔣應聲曰平生偏好飲勞爾勸吾食但得尊中滿時
光度不難僧知業有詩名與蒙善一日訪蒙談玄蔣使
婢奉酒知業云受戒不飲蔣隔簾謂曰上人詩云接岸
橋通何處路倚樓人是阿誰家觀此風韻得不欲乎知
業慚而退

濠州西有高唐館俯近淮水御史閔欽授宿此館題詩曰
借問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臺今朝寓宿高唐館
神女何曾入夢來有李和風者至此又作詩曰高唐不
是這高唐淮上江南各異方若向此中求薦枕參差

笑殺楚襄王

丁晉公為玉清昭應宮使夏英公為判官一日賜宴齋宮
優人有雜手藏撒者晉公顧英公曰古人無詠藏撒詩
請賦一章英公為一絕云舞拂挑珠復吐丸遮藏巧使
百千般主公端坐無由見却被傍人冷眼看

揚孺尚書以耳聾致仕居零縣別業同里高氏貲厚有二
子小字大馬小馬一日里中社飲小馬携酒一榼就揚
公曰此社酒善治聾願持盃酌之無瀝揚書絕句與之
云數十年來雙耳聾可將社酒使能醫一心更願青盲
了免見高家小馬見卷將錄

景佑初詔先朝免解人候將來特與推恩有無名子改王

元之升平詞以朝日舊人相見問行年便說真宗更以前但看綠袍包裹了這回冷笑入黃泉

永叔在政府將引去以詩寄穎川常夷甫曰笑殺汝陽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致政歸穎又贈之詩曰賴有東鄰

常處士披蓑戴笠伴春鋤明年夷甫起授侍講判國子監有無名子改前詩作夷甫寄永叔曰笑殺汝陰歐少傑新

來處士聽朝雞又云昔日穎陰常處士却來馬上听朝雞

史流仕不得志好持人長短世以凶人目之亦終以此敗嘗過江州琵琶亭題詩云坐上騷人雖有咏江邊寒蟻不

難欺若使王涯聞此曲織羅應過賞花時 並同前

邵安石連州人高湘侍郎南遷歸朝途經連江安石以所業

投之遂見知同至輦下湘知貢舉安石擢第詩人章碣賦東都望幸詩刺之曰懶修珠玉上高臺眉目連娟幸

不開縱使東巡也無益君王自帶美人來 古今詩話泗州僧伽塔人多云其下真身也塔後有閣記興國中初

朔事甚詳退之詩云火燒水轉掃地空則真身之焚矣塔本般匠所建俗言塔頂為天門蘇國老有詩云到

天門最高處不能容物只容身蓋譏在位者孫皓為晉所滅封歸命侯武帝問皓曰聞南人好作爾汝

詩爾爾能否皓被酒舉觴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勸汝一盃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吳武陵有文而好訐嘗以贓敗廣州吏治殊不假貸題詩
路左壁曰雀兒來往颺風高下視鸞鷗意氣豪自謂
能生千里翼黃昏依舊入蓬蒿

唐王鐸楊收皆薛逢同年收作相逢有詩曰須知金印朝
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威鳳遇時皆瑞聖應龍無水謾
通神收聞之怒王鐸作相逢又有詩曰昨日鴻毛萬鈞

重今朝山岳毫輕鐸又怒

羅隱與桐廬章魚風齊名錢武肅崛起以魯風善筆札
召為表奏孔目官魯風不就執之後以羅隱為錢塘令
懼而受命因宴獻詩云一箇楠衙容不得思量黃祖謾
英雄自是始厚之

馮瀛王鎮南陽郡中宣聖廟壞有酒戶十餘輩投杖乞修瀛

王未及判有幕客題四句杖後云槐影參差覆香壇儒

門子弟畫高官却教酒戶重修廟覺我慚惶也不難瀛

王遽罷其請出已俸重修

孫僅給事鎮未與日多作詩時王清昭應宮初成孫作驪

山詩云秦帝墓成陳勝起明皇宮就孫山來有人傳

于京師以為譏時政

顏標咸通中鄭薰下狀元及第先是徐寇作叛薰欲激勸

薰刻意標乃魯公之後故置之危科既而詢其廟院標

曰寒素京國無廟院薰始大悟有無名子嘲曰主司頭

胸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

光啓中蔣嶠以丹砂授常中令吳人張鵠有文而貧或嘲
之曰張鵠只消千馱絹蔣嶠惟用一丸丹並同前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三十五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三十六

譏誚門中

黃台符十六歲張讀十歲同年登科為鄭宣州幕嘗列
題於西明寺之東廡或竊注之曰一雙同進士兩箇阿孩
兒

李煜作江羅亭四面栽江梅花作艷曲歌之韓熙載和云桃
李木須誇爛熳已輸了風吹一半時淮南已歸周

趙嘏浙人有美妾洎計偕母不許携行會元郎為鶴林
之遊帥見之掩為已有明年嘏榮歸以詩感之曰寂寞
堂前日又暈陽臺去你不歸雲當時聞說沙吒利今日
青蛾屬使君帥聞遣歸

李商隱依彭陽令狐楚以牋奏受知後其子綯有常平之
拜浸踈商隱重陽日義山造其厅事屆題云十年泉下
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郎君位重施行馬東閣無因
得再窺綯見之慚恨局閉此斯終身不處

表筠婚蕭楚女言定未幾擢進士第羅隱以一絕刺之云細
看月輪還有意定知青桂近嫦娥

林和靖傲許洞洞作詩嘲之云寺裏撥齋飢老鼠林間咳
嗽病狝猴豪民送物驚伸頸好客窺門顰縮頭

章郁公性簡靜嘗為開封府試官出入為天地心賦舉子
白先朝曾試選別出一題曰教尤寒暑既非致思舉子文
上請此題出樂記教乃樂教也上在諒陰而用樂事恐

非便方紛紛不已無名子作詩嘲曰武成廟裡沽良玉
夫子門前弄簞箕唯有主司章得象往來寒暑未曾
知時南廟試良王不琢國學試良弓之子必學為箕

賦並同前

韓退之彌明傳云嘗與文友會宿者老道士形貌怪異自
通姓名求宿言論甚奇既飲酒衆度其不能詩因聯句
五咏爐中石鼎將以困之首唱曰妙匠琢山骨剝中事調
烹至彌明自云不善俗書人多不識乃遣人執笔硯吟
曰龍頭縮困蠢豕腹脹膨臍坐客盡驚會人思竭不
能復續彌明連促之坐中有飲令其聲博苦彌明句中
侮之曰仍於蚯蚓窠更作蒼蠅聲須臾待壁睡鼻息如

雷坐客異且畏之古今詩話

光化中羅隱佐兩浙幕同院沈嵩得新榜封示隱隱批一絕於紙尾曰黃土原邊狡兔肥犬如流電馬如飛瀟陵老将無功業尤憶當時夜獵歸

正元中太府卿常崇年金吾李齊運皆寵貴薦人多得名位時劉師老穆寂皆應科目崇年王穆寂齊運主師老會齊運對順宗嗟其羸弱許以致仕而歸師老失據無名子曰太尉朝天升穆老尚書倒地落劉師老禹錫曰名場嶮

嶮如此

王文惠相府中病尤好釋氏時有人作詩曰誰謂調元地番成養病坊但見僧盈室寧知火燎房

盧肇黃頰比豈春人頗富於財而肇苦貧與頰同赴舉同日登途郡守獨餞頰於郵亭而遣肇明年肇狀元登第歸郡守會肇看競渡肇即席作詩曰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太守大慚

常蟾左丞至長樂驛見李瑒給事題名因書其側云渭水春山照眼明希仁何事寡詩情只應學得虞姬壻書字總能紀姓名

劉魯風江西投所知為典謂所阻因得一絕曰萬卷書生劉魯風烟波千里謁文公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絲生毛不為通

范魯公質舉進士和相疑愛其程文以自登第舊在十三

人謂魯公曰公之詞業合在甲選暫屈十三人之傳老
夫衣鉢可乎魯公謝之後果至宰相亦且相繼門生有
獻詩者云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
李郁尚書為荆南從事有朝士寄書字体殊惡李寄詩曰
華絨千里到荆門章草縱橫任意論應笑鍾張虛用力
却教羲獻謾勞魂惟堪愛惜為珍寶不敢畱傳示子孫
深荷故人相愛處天行時氣許教吞言堪作符也並同上
北齊盧思道聘陳設宴聯句作詩先唱者訊北人云榆生
欲飽漢草長正肥馱謂北人食榆吳地無馱故有此句
思道即續之曰共甌分炊餅同鑪各煮魚謂西人無義
同炊異饌也吳人愧之

譚藝

洛陽有譚歌婦人楊學羅朝办言有才思楊疑式侍侍郎
以姪女呼一怜其聰慧也時有僧雲辨者有文善能講
經善應對若祀祝之辭隨名位高下對之三十字如宿
思少師尤重之長壽年五月雲辨講對歌者多有蜘蛛
於簷前垂絲而下正對少師與雲辨前少師笑謂歌者
曰試嘲得着奉絹三疋歌者不思應声嘲之意不為蜘蛛
戲之雲辨雲辨体充肚大不能行少師見詩絕倒大
叫和尚將絹五疋雲辨慙且笑與絹五疋詩嘲蜘蛛曰
吃得肚罌撐尋絲遠寺行空中設羅細尺待殺衆生
洛陽舊聞

至和間有數達官以詩知名常慕樂天体多得於容易曾

有一聯云有祿肥妻子無恩及吏民有人戲之曰昨日
通衢遇一輜駟車載極重羸牛甚苦豈非足下妻子乎
聞者傳以為笑 歐公詩話

向文簡在延州嘗有詩云四時常有烟柳台三月猶無菜
甲生又有人嘲同州詩云三春花發推磚樹二月鶯啼
是老鴟 雜誌

徐州雲水山人張天驥不遠千里見朱定國於錢塘愛其
中風物遂欲徙家居焉春盡思歸以詩戲之云羨公飄
蕩一孤舟來作錢塘十日游水洗禪心都眼淨山供詩
筆捻眉愁雪中乘興真聊尔春盡思歸都罷休何事
却尋朱處士種魚方尾橘千頭 絕詩

一日云出采藥八月當成晚大醉歸重進問導師從來
飲何遽醉花頃微笑其實不飲昨日見一仙流向西頂
禮重進問何人花頃恭肅低言即呂洞賓謂曰重進武
人好事如此此人有壽今已有微疾田微染風病某當
暫畱少藥療之田大喜曰重進粗人何銷神仙下降且
曰何時至花頃曰此月十五日夜三更必至呂不欲多
見人望太尉於射亭帳設用好新裯褥靜室爇香鮮果
好酒後至五更重進又患風折腰艱難重進方欲貴花
頃虛誕外報尊師門大開囊篋般運已盡重進慚恨鳴
指曰無良漢無良漢自是不復信時有無名人獻詩一
首以笑之求吳軍人尚能念誦詩曰或作黃金或作銀

熱人好侍搏尖新一朝任惑田重進半夜板迎呂洞賓
歆漢出門特引領黠兒得路已潛身雖稱兩個無良漢
笑殺長安萬萬人

洛陽舊聞

湖南徐仲雅與李宏臯劉昭禹齊名所業百餘卷並行于
世畊夫謠一首云張緒逞風流王衍事輕薄出門逢畊夫
顏色必不樂肥膚如玉潔力拗絲不折半日無畊夫此
輩惣餓殺

雅言雜載

周顥處士洪儒與李偶不中第旅浙西從事歡飲惟昧於
章程座中皆戲之有贈詩曰龍津掉尾十年勞聲價當
時聞月高惟有紅粧回舞手似持霜刃向猿猴周和曰
十載文場敢憚勞宋都回鷁為風高今朝甘伏花枝笑

任道增前愛縛猿

南唐迫稟

廬山道士體貌魁偉飲酒啗肉居九天使者廟有雙鶴因

風所飄憇于廟庭道士驚喜因謂當赴上天命令山

童控而乘之羽儀清弱不勝其載毛傷骨折而斃翌

日馴養者知訴于公府處士陳沆嘲之曰啗肉先生款

上升黃雲踏破紫雲用龍腰鶴背無多力傳語麻

姑借大鵬

南唐近事

李山甫詩名冠於當代過烏江題項羽廟云為虜為王
盡偶然有何慙見渡江艇平分天下猶嫌少可要行人
贈紙錢又贈宿將曰校獵燕山經幾春雕弓白羽不離
身年來馬上渾無力望見飛鴻指似人

任谷富有經術隱居於洛以俟召命未降蒲輪乃躬到京
訪知已有朝官戲贈曰雲間應訝鴈書遲自到京中
探事宜從此見山湏合眼被山相賺已多時後至補衣
曹確楊叔徐商路岩同秉政時有詩嘲之曰確確無餘
事錢財總被叔商人都不管貨賂幾時休 南部新書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三十六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三十七

譏諷門下

太中元年魏扶知禮闈入貢院題詩曰梧桐葉落滿庭陰
鎖閉朱門試院深曾是昔年幸苦地不將今日負前心
心及榜出為無名子創為五言詩譏之 南部新書

先天中王上客為侍御史自以才望當一前行勿除膳部
真外郎微有恨院吏部郎中張思咏曰有意憐兵部專
心望考功誰知脚踏蹉幾落省橋東蓋膳部皆最東北

賜也

趙璘儀管歷陋第名後赴姻禮儻相以詩嘲之曰巡關雖
傍樓蒲局望月还登乞巧樓第一莫教矯太過緣人

衣帶上人頭又曰不知元在鞍橋裏將謂空馱席帽歸
又曰火炒床上下驅立便與夫人作鏡臺

崔立言高退隱茅山善誑浪為詩贈管妓教龐者曰瓦棺
寺裏通行跡華岳山頭露掌痕不須惆悵愁難嫁待與

將書問岳神瓦棺寺有大佛跡岳神大人又醉中謔浙江

使曰山天留意向丹梯連師邀來出藥嗔常見浙東誇

鏡水鏡湖元在浙江西普上

太平廣記言杜牧為宣州幕有酒妓肥大牧之贈詩曰盤粗

當時有遠孫尚令今日逞家門一車白土將泥臉十幅

紅絹補破毬瓦棺寺裏通行跡華岳山前見掌痕不須

啼哭愁難嫁待與將書問岳神與此同未知孰是

張唐卿進士第一人及第期集于吳國寺題壁云一舉首

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有人續云君看姚暉并梁

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後果京官筆訣

惠崇詩自負有河分因勢斷春入燒痕青時人或有疑說

其犯古者嘲之曰河分江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

是師兄多古句古人詩句似師兄閑君轉話

元居中作宿守郡有官妓小蘇善歌舞幼而聰慧元守甚

怜之一日宴罷令執座客閑彥長求詩閑善詠諧即當

時名公也得詩云昔日聞蘇小今朝見小蘇未知蘇小

兒得似小蘇無由是以此自負相傳以起声士大夫徒

此作詩甚衆洎長大數年間體豐脩長未免尚語此蘇

子瞻出知湖州亦未乞詩蘇書與之云舞腰窈窕影搖
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吉散半天風雨寒此石曼卿古

松詩遂士大夫笑

泗上錄

曹唐羅隱同時才情不殊羅曰唐有鬼詩或曰何也曰水
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唐曰羅有女子詩或
曰何也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此蓋羅
牡丹詩也

盧懷杼情

賈島狂狷行薄執政惡之故不與選裴晉公於吳化作他
亭島詩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
榭秋風起荆棘滿庭公始知人皆惡其不遜

古今詩話

胡旦秋監性褊躁表明居襄陽慶譏却政夏英公常語

事之及公貴達胡尚以青衫恥公公出鎮襄陽時一造

焉一日謂公曰讀書乎郡事少暇北只作得一燕雀詩

胡曰試奉之曰燕雀紛紛出乱麻漢江西畔使君家空
堂自恨無金彈任尔啾啾到日斜自尔少戢

蔡君謨守福唐會李太白與陳烈於望海亭以歌者侑
酒方舉板一拍陳驚怖越席攀木踰垣而去李作詩曰
七閩山水掌中窺乘興登臨到落暉誰在昼橋沽酒
處幾多鳴櫓趁朝歸晴未海色依希見醉後鄉心積
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声檀板便驚飛蓋譏其矯
也

梅聖俞過揚州宋公序送我為作詩謝云嘗遊鳳池上曾

詩話續集卷之七
食鳳池萍乞與江湖客後交養素翎公序得詩不憚

同前

乾符未有客寓於廣陵開元寺不為僧所礼一筆題門而去龕龍去東時日隱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衆皆不能詳之独有沙弥能解衆問其由則龕龍去矣有合字時日隱矣有寺字敬文不在為字也碎石入流沙卒字也此不遜之言辱我曹也衆僧大悟沙弥乃懿皇朝雲皓供奉也

長沙六快詩致仕屯由王揆作也六人謂帥周沆漕趙良規憲李碩刘舜臣倅朱景陽許玄詩略曰湖外風物奇長沙信難續衡峰排古青湘水湛寒綠舟楫通大江

車輪會平陸昔賢官是邦仁澤流豐沃今賢官是邦剗脷人脂肉懷昔其棠花傷今猛虎毒然此一郡內所樂人總六漕與二憲僚守連雨連屬高堂日暮會深夜繼以燭帟幙皆綺紈器皿盡金玉歌喉若珠翠舞腰如素束千態與万狀六人歡不足因成快活詩薦之堯舜日餘數聯猥不可錄揆與樊太博立里開友素俱老於故鄉而林泉相依以二疎自高謗詩既出捕樊以脅之樊義薄元守悉以遊後之事賣之以求苟免而希賞獄且譴謗削籍立以告發加秩昂然拜命略無三視之羞訓詞云為尔交者不其難乎湘山錄

皇甫松著醉鄉日月三卷自叙之云松承相奇章公表錫

然不薦奉因襄陽大水變極言誹謗有佞人真珠空
朝遊瑤瑁宮之句丞相有愛姬名真珠

張曙崔昭緯中和間西川同舉相與謁日者問命時曙自恃才名籍甚人皆呼為將來狀元崔亦分君其下無何日者殊不願曙雖因崔曰將來万全及第曙有愠色曰郎君亦及第但崔家郎君拜相當於此時過堂既而曙果以愴恤不終場昭緯首冠曙以詩刺之曰千里江山陪驥尾五更風水失龍鱗昨夜沈沙溪上雨綠楊芳艸為何人崔不平之會夜飲崔以巨觥飲張拒之崔曰但吃待我作宰相與你取狀元張拂衣而出因不叶後七年崔自內大廷拜職於後三榜裴公下及第果於崔公

下過堂並同上

崔珏佐大魏公幕與副車袁充不叶公俱薦之於朝崔拜芸閣校仇縱舟江滸會有客以絲桐誦公公善之而迎珏至公從客為客請一篇珏方懷拂檻時因而發洩所蓄為詩七条弦上五音寒此藝知音自古難雖有河南房次律始終怜得重亭蘭公不憚崔太慚恚

元微之在浙東時賓府有萍書記飲酒醉因爭令以酒噐擊傷微之由此遂去幕乃作十離為獻詩云馴擾朱門四五年毛香足淨有人怜無端咬着親情脚不得紅緣毯上眠大齊家越官宣毫始稱情紅殘紙上撒花瓊都緣用父鋒頭尺不得裁之手裏擎筆為手雲耳

紅塵淺碧蹄追風曾到日東西為驚玉兒郎君像不得
華軒更一嘶馬高廐瀧西獨自一孤身飛去飛來上錦

苗都緣出語無方便不得籠中更喚人鸚鵡高籠出

日朱門未忍拋有人常變語咬咬唧泥穢汚珊瑚簾不

得梁間更壘巢燕高巢皎潔圓明內外通清光似照

水晶宮都緣一点瑕相汚不得終曾在掌中珠高掌戲

躍蓮池四五秋常搖朱尾弄輪鈎無端擺斷芙蓉柔不得

清波更一游魚高池瓜利如鋒眼似以鈐平源捉兔趣高

情無端竄向青雲外不得而今手上撥子鷹高鷓鴣

新栽四五行常將正鄴負秋霜為綠春筍鑽墻出不得

虫陰覆玉堂竹高亭鉉瀉黃金鑑始開初生三五月

徘徊為遣無限塵蒙汚不得華堂上玉堂雙高臺元公

詩曰馬上同携今日盃湖邊還拂去年梅年年只是人

坐老处处何曾花下開歌咏每添詩酒與醉酣還命管

弦來樽前有事比依雅白檢唯無薛秀才據言鑿我錄

神犬高家魚高池鷓鴣高籠竹高巢

趙昌言為樞密副使時陳儀與董儼俱為三司鹽鈇副使

胡旦知制誥院畫同年生俱少年為一時之俊梁顥又嘗

與同幕五人者旦夕會飲於樞第茶觴壺矢未嘗虛

日每乘醉夜方歸金吾更逐夜候馬有聲嗚儀以醉

鞭指其吏曰金吾不惜夜玉漏莫相催都人諺曰陳三

更董半夜玉臺清詩

張文潛嘗作齊安行詞甚不美末云最愁三伏熱如甌北
客十人九人病百年生死向中州千金莫作齊安游而潘
幼老黃人也為作解朝云為邦雖陋勿唯黃我曾侍立
蘇公旁見公顏色不憔悴不似賈誼來江湘它州雖粗
勝吾州無此兩公相繼游直方詩話
王令逢原廣陵人既見知於舒王声言赫然時附麗之徒
望風伺候守牧冠蓋日滿其門進言獻諂初不及文字
間也逢原馱之大署其門云紛紛間巷士看我復何為
來即令我煩去即我不思意有知恥者而干謁不衰
東坡號思聰詩為水鏡集又作序贈之云聰能為水鏡以
一舍方則書與詩當益奇吾將觀焉以為聰得道深

之候及聰來京師種種不進有也戲之云水鏡年來亦
太昏

張文潛作大旱詩云天邊趙盾並可畏水底武侯方醉眠
時人以為幾於湯燂右軍也並同上

晉劉道真遭亂於河側牽舟見一老嫗搖櫓道真嘲之曰
女子何不調機弄杼因甚旁河搖櫓答曰丈夫不跨
馬揮鞭因甚旁河牽舟又嘗與人艸中同盤共飲見
一嫗將兩小兒過並着青衣朝之曰青羊引双羔煩人
曰兩猪共一槽道無以對因話錄

唐宋國公炳不解射九月九日賜射琉璃箭俱不着槩一
無所獲歐陽詢諫之曰急風吹緩箭弱水馭強弓

欲高翻復下應西還又東十回俱着地兩度併擎空借問誰為此只應是宋公蕭瑀封宋國公太平廣記

東臯子王勛字無功有杜康廟碑醉鄉記備言酒德廣陵人劉虛白擢進士第嗜酒有詩云知道醉鄉無戶稅任他荒却下丹田世之嗜酒者苟為仲尼之徒得為誥戒乎北夢鎖言

李度顯德中舉進士攻詩有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之句人多誦之王朴為樞密以此一聯薦於申文炳知奉遂擢為第三人朝曰主司只選一聯詩玉壺清話

寇文公嘗與張洎同省一日作庭雀詩詭洎曰少年挾彈多狂逸不用金丸用鵬丸蓋譏洎須在江南重圍中而

煜草詔內於鵬丸中追上江救兵之事也洎不免

顏附之後稍親暱全上

龔彥和謫化州特不殺戒日夜礼佛對客幾虱蒲衣領不恤也鄒志完嘲曰衣領從教虱子緣夜深拜得蓆兒穿道鄉活計君知否飢即須食困即眠本齋夜話

道微古情... 吟也... 詩也... 賦也... 歌也... 舞也... 射也... 漁也... 獵也... 博也... 奕也... 六也... 七也... 八也... 九也... 十也... 十一也... 十二也... 十三也... 十四也... 十五也... 十六也... 十七也... 十八也... 十九也... 二十也... 二十一也... 二十二也... 二十三也... 二十四也... 二十五也... 二十六也... 二十七也... 二十八也... 二十九也... 三十也... 三十一也... 三十二也... 三十三也... 三十四也... 三十五也... 三十六也... 三十七也... 三十八也... 三十九也... 四十也... 四十一也... 四十二也... 四十三也... 四十四也... 四十五也... 四十六也... 四十七也... 四十八也... 四十九也... 五十也... 五十一也... 五十二也... 五十三也... 五十四也... 五十五也... 五十六也... 五十七也... 五十八也... 五十九也... 六十也... 六十一也... 六十二也... 六十三也... 六十四也... 六十五也... 六十六也... 六十七也... 六十八也... 六十九也... 七十也... 七十一也... 七十二也... 七十三也... 七十四也... 七十五也... 七十六也... 七十七也... 七十八也... 七十九也... 八十也... 八十一也... 八十二也... 八十三也... 八十四也... 八十五也... 八十六也... 八十七也... 八十八也... 八十九也... 九十也... 九十一也... 九十二也... 九十三也... 九十四也... 九十五也... 九十六也... 九十七也... 九十八也... 九十九也... 一百也...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三十八

詠諧門上

太宗賜錢思公已下孝經詩令次韵和進晁文元過者
出四句云舍後信標名風篁自有声溫柔敦厚教仙
果子難生思公即便對晁公今日須了晁大笑諸公不曉
今日孝經詩稽遲戲以此替之尔四句盖次韵詩遲也
祥符中日本國遣使入貢称國之東有祥光現其國素傳
中原天子聖明則此光現 聖章詔本國建寺賜額曰
神光朝肆日夷使乞令詞臣撰寺記是時當制者誰
中魁選然詞學不優贍居常止以張君房代之盖假
其稽古才雅也既傳宣訖撰寺記時張尚為小官醉飲

詩話總龜卷之四
巖棲遣人遍京城尋之不見而夷人在閣門翹足以
候文中人三促之紫微太窘後錢希白楊大年因玉
堂暇日改閑忙令大年曰世上何人最號間司諫拂
衣歸華山蓋种放得歸山時也希白曰世上何人最號
忙紫微失却張君房時傳此事為雅笑 湘山錄
唐制三班奉取月俸七百駟券羊肉半斤祥符中有人
題於駟舍曰三班奉取實堪悲卑賤孤寒即可知
七百料錢洎甚使半斤羊肉幾時肥朝廷聞之謂如
此責庶遂議增俸 古今詩話

陳亞少卿維陽人善詩什滑稽尤甚嘗與蔡君謨會
于金山僧舍酒酣君謨題詩屏間曰陳亞有心

終是惡即索毫對曰蔡表無口便成哀少時為杭州
於潛令以利口謹浪人或厭之太守馬忠肅因其趨
府戒之陳相受教俄有通判謂者稱太詞郎李過庭
公罵曰何人家子弟亞率尔云李趨見馬公徐悟之
大笑 唐朱道史

陳亞卿著藥名詩者風月前胡近 前胡 軒窓半夏涼
鮮棊為臘寒呵子不刊衣嫌春瘦縮砂栽 縮砂及贈
祈雨僧詩云無雨者連過半夏 和師聯作葫芦巴
葫芦巴之類最勝矣人曰又曾知祥符縣親故多干
托借車牛因作詩曰地名京界足親知 荆社借尋常
無歇時鷓但看車前牛領上 車前子 十家皮沒五家皮

五加皮嘗言藥名用於詩無不可而幹運曲折使各中

理在人之智耳或曰延胡索可用乎曰可沉思久之吟

曰布袍袖裏懷漫刺到廷廷胡索人製延胡索此

可贈游謁惜大闈者絕倒與章郇公同年將用之而為

言者所沮作生查子獻之曰朝廷數擢賢荀勗旋占

凌雲路凌霄者自是壽桃人桃險難無夷處燕美也

知沒藥瘠孤寒較大幅紙連粘大腹波耳艸歸田賦耳草

又別作閨情生查子三首其一曰相思意已深相思子

白紙書難足白字字字苦參商參故要檀郎讀讀分明

寄得約當歸歸當歸遠志櫻桃熟遠志何事菊花時菊猶未

回鄉曲曲其二曰小院雨餘涼雨餘涼石竹風生砌石竹

羅扇仍從容容半夏沙厨睡夏起来閑坐北亭中北亭

滴盡真珠泪珠為念背辛勤細去折蟾宮桂桂其三

曰浪蕩去来来來躑躅花頻換躑躅可惜石榴裙

蘭射香消半蘭琵琶閑後理相思把把相思必撥朱

弦斷算擬續斷朱弦續斷待這冤家看看又自為

亞字迷曰若教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為惡中間全沒

肚腸外面任生稜角雖一時諧謔之詞以托亦有深意

又示旦示知已云余寒掃地盡衰老向人閑與人郊

行云馬嘶曾到寺大吹作行村送歸化宰赴關云吏

辭如賀日民送似迎時懷舊隱云排聯花品曾非

替愛惜苔錢不足慳自成一家体青箱雜記

詩話續編卷之廿六
魏仲先寇萊公游陝郊僧寺多匾題後到見萊公詩
已用碧紗籠而仲先詩獨塵昏在壁時有從行官妓
頗慧以紅衣袖拂之仲先徐曰若得時將紅袖拂也應
勝着碧紗籠萊公大笑

西都應天院去府十里每朔望留守帥府官朝拜未
既而住特行十里不交談有人作詩云正夢寐中行
十里不言語處飲三盃有人送馱肉復云厅前捉到
須依法合內盛未定付厨春明退朝錄

李濤相國性滑稽為布衣時往來京洛間泥水闕有
僧舍曰不動尊院上中有僧不出院十余載濤每過
常謁其院必省其僧未幾寺焚僧散濤再過之但

有門扉而已因題詩曰走却坐禪客移將不動尊世
間顛倒是八萬四千門談苑

韓浦韓洎晉公滉之後咸有辭學浦善声調洎能為
古文洎嘗輕浦語人曰吾兄為文譬如繩樞草舍庇
風雨而已予之文是造五鳳樓手浦性滑稽切聞其
言因有親知遺蜀牋浦作詩與洎曰十樣蛮牋出益
州寄來新自院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尔添脩五
鳳樓同上

內朝衣入庭內錯立至駕欲坐即御史臺知班唱班欲依
班立也王彦和汾與劉貢父放同趨朝王戲劉曰內朝
日日須呼汝劉應聲曰寒食年年必上公

王石甫博學耿介語言輕肆人或戲為心風熙寧中乞郡
得湖州舒王以詩送之曰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
才不足多遙想郡人迎下担白蘋江上起滄波譏其
風也石甫知其意即以吳興太守美如何為破題作
詩十首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
生若不為上灶國死時猶合作閻羅舒王聞之曰閻
王見闕請便赴任

方圭好為惡詩宋公序知揚州日圭來謁醮于平山堂
圭誦詩不已宋欲他辭已之願野外牛 木磨磨
謂坐客胡詠曰青牛恃力狂挨木詠應声曰妖鳥啼
春不避人宋公大笑圭悟其意飲散至客次飲

齊拳擊詎殺採而免

劉子儀三入玉堂望天用頗不憚作詩云蟠桃三竊成何
味上盡熬魚山迹轉孤移疾不出朝古問疾劉云虛熱上
攻石文安在坐云只銷服清涼散謂兩府方得涼繳
王君貺送牡丹與永叔答詩云最好花常最後開蓋君貺
同時輩皆入兩府求叔以最後戲之也王得詩不喜對來
价擲之永叔謂人曰好花不開也君貺問之愈怒 詩之

李芸居於泗上日納姬妾人妬公嘗作詩曰昨春開行泗

水心綠楊堤上親雲霧

日鏡詩

范希文以大理寺丞監西溪園

曰飽食櫻桃重飲酒... 馮瀛王性仁厚家有一池每得魚放池中其子監丞每竊釣之
瀛王聞之不悅... 高郊垣塔鑰... 賀後此方知有主人...
吳善長郎中儀狀魁偉頗類高必相文學之齋則無焉
王有輕薄子贈之詩曰文章却似呼延屠風兒還同富相
公國初有武臣呼延贊好吟惡詩故云
熙寧中章子厚察訪湖北因以兵收夜溪之南江諸寨時
有吳僧願成亦在軍中自称察訪大師每出則乘大
馬以過劍擁後呵殿而行隨兵官李資入洞資為壘

人所殺成亦被縛既而放歸猶揚揚自得詩僧文莹
之曰童頭浮屠浙東客傳呼避道長以陌宝搨青盖官
儀雄新賜袈裝棋猶黑察車後乘從驅犂庸夫無
謀動壘穴暗灘夜被猿獠擒縛入新溪哭殘月祥柯
畏佛不敢烹脫身腥窟存余生放師回目不自愧反以
意氣湘南行我聞幸有適伊川变戎預識麟經編際
車載鬼吁可恠宜入熙寧志怪篇

京師優人以雜細物數十種布於地使人暗記物色然後
遣沐猴認之每沐猴得之優人即曰道著也馬留屈盖
優人呼沐猴之名熙寧庚戌春市井之人見舉子往往
亦以馬留屈目之其年狀元葉祖洽赴宴於池上有下第

詩話總龜卷之四
進士寄詩曰着甚来由去賞春也應有意惜芳辰馬
蹄莫踏乱花碎留與愁人作醉茵細而繹之乃是着也
馬留四字盖四句各取上一字

鄭君平性滑稽及第後有人以詩求鑿錢君平以詩答
曰五貫九百五十俸省錢請未足甚用還債還負亦
無餘買酒買肉何曾夢妻兒終日只愁飢婢僕過冬由
受凍更有不識事閑人獻詩獻啓覓甚麈

張獻面主簿穎人善嘲謔以老榜得班行寄書于家人曰
汝作鴛孤我為奉取不忝矣又饒州縣官之貪汚者云
捧頭舊血添新血篋裏黃金壓白金 古今詩話

王丞相好嘲謔初執政對客悵然曰投老欲依僧再三
言之客應之曰急則抱佛脚丞相善之復曰投老欲依僧
是古人一句詩客急則抱佛脚亦是俗諺全句上六頭
下六脚豈是的對丞相大笑

秘書省東即石威衛營蕪蕪推毀其大庁逼校正院南對
御史臺有人嘲之曰門緣御史塞厅為校書侵

宋中道有俊才而身短小人多戲之蘇子美與中道年
相懸然甚愛其才調道亦慙心作詩論交子美長大
魁偉與中道並立下視曰交不自此京師市井語也號
中道為宋錐為其穎利而么磨若云贈之詩曰譬如利錐
末所到物已破後中道通判洛州洛州本趙地有毛遂
墓聖俞作詩送行李錐處囊事亦所以戲之也

太宗時進士同年有數人名似性者或有取以為詩云郭
 鄭鄭東東野絡馬張張夏夏侯璘熙寧中有崔度
 崔公度王詔王子詔皆的對也又有章君陳陳君章
 二人未有似者唐宋方虬欲為西門豹作對亦當時好
 事者為此對耳給事中馬子山穆天駿有山子馬王丞
 相云馬子山騎山子馬莫有對者相傳久之有姓錢
 人為衡水令罷歸或取以為對云錢衡水盜水衡錢
 錢聞之變色或者對云吾正欲作對耳非有實也古今詩話
 咸通中以舉子衣車服侈異下令不許乘馬時場中不下
 千人比日跨長其或嘲之曰今年勅下盡騎馱短帽長鞭
 滿九衢清瘦兒即猶自可說中愁殺鄭昌圖鄭昌

圖鬼傳故有此句

開元中宰相蘇味道張昌齡皆有詩名暇日相會互相
 嘲謔昌齡曰某詩所不及相公者為無銀花合蓋蘇元
 夕詩有火樹銀花合之句也味道曰某詩所不及相
 公者為無今同丁蓋張贈張昌宗詩有昔日浮丘伯
 今同丁令威之句也遂相對撲掌而笑

武后朝左司郎中張元一滑稽時西戎犯邊武后欲武氏
 立功因行爵賞命武懿宗統兵年之寇未入境懿宗
 總逾卻畏懦而遁懿宗陋短元一朝之曰長弓與短
 箭蜀馬臨高蹠去賊七百里隈墻獨自戰忽然逢着
 賊騎猪向南走天后聞之未曉曰懿宗無馬耶何故

騎猪元一解曰騎猪天象也天在天笑

捲章二年興善寺火塑像焚盡道主奉宗嘲之曰道

善何曾喜言與又不與如來燒亦盡誰有一群僧

文潞公常言潞中有一吏憂制中游處坐中有人嘲輒嘗

自云有年光德王仲志酒貪歌不厭貧三年得替

歸朝去羸得髭鬚白似銀甚不羈檢也如此特好事人

有善必優禮待之僧乾康金仙比以能詩與南齊儒問

羽卿通尚書春秋御潛有詞學每接見則疑語志倦

議者以此稱之

零陵拾記

雪峰悅禪師與吳化銑公交善既老迎送不已悅戒員公不袖

手山林尚忍垢手銑一日送官墮馬損臂悅作偈戲云

大悲菩薩有千手大丈夫兒誰不有吳化和尚折一支
有九百九十九

南華恭長老同詞大愚少叢林有書叙法乾悅作偈曰
與師瓶錫寄江湖共憶當年在大愚堪笑堪悲無限
事甜瓜生得苦葫蘆

東坡宿曹溪讀傳灯錄灯花隨卷上燒一僧字以筆記
窓曰曹溪岑寂寞灯下讀傳燈不亮灯花落茶毘
一個僧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三十八